

《诗篇》讲道集

上行之诗——天路客的恩典旅程

李约翰 牧师

RTSC

序言

这十五首诗，圣经称之为“上行之诗”。以色列人每年上耶路撒冷过节的路上，要唱这些诗。他们从山脚下出发，一步一步往上走，直走到圣殿的门前。这本身就是一幅图画——信仰不是坐在那里等，信仰是要走路的；不是往下走，是往上行。

但这些诗我以前读不懂，或者说，读不进去。年轻时看，觉得它们不过是一些古老的诗句，离我的生活很远。可是人到中年以后，经历的事情多了，被欺骗过，被藐视过，落入过网罗，走过死荫的幽谷，也尝过罪得赦免的滋味——这时候再翻开这十五篇诗篇，每一句都像在说我自己的事。

原来天路客的路，从古到今就是这样的。

诗人从“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开始（120篇），这不是一个宗教仪式，这是被逼到绝境之人发出的第一声呼喊。他活在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中间，“寄居在米设，住在基达的帐棚之中有祸了”（120:5）。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吗？信息泛滥却缺少真相，关系复杂却缺少真诚。一个属神的人在这个世界里，迟早会发现自己没有出路——除非往上面走。

于是诗人一路上行，向山举目，山挡着路，但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121篇）。他欢喜地走到耶路撒冷门前，因为那里有审判中预备的赎罪之恩（122篇）。他被安逸人讥消、被骄傲人藐视，被压到极处时，只能像仆人盯着主人的手那样仰望神的怜悯（123篇）。回头一看，自己本来早就被狂傲的水淹没了，若不是耶和华使我们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我们早已不存在了（124篇）。

走到这里，许多事情开始在生命里发生转变。

恶人的杖还会落在义人的份上，但耶和华围绕祂的百姓，免得他们伸手作恶（125篇）。诗人经历被掳、归回，从深处向神求告，却发现最大的问题不是外面的仇敌，是里面的罪——“主耶和华啊，你若究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130篇）。这句话，是整个上行之路的转折点。罪的问题不解决，上到哪里也是枉然；罪得了赦免，才能在神面前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平静安稳地躺在母亲的怀中（131篇）。

然后他的心开始为神的家发热心。大卫说，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直等我为耶和華寻得居所（132 篇）。这不是焦虑，这是从安息里生出来的火热。一个已经在主里安息的人，反而最不能忍受神的殿荒凉。最终，他来到圣殿，看见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133 篇）。他也看见那些夜间站在殿中值夜的仆人，在黑暗中举手称颂。他从那里得着祝福，就被差遣下山，回到他原来的生活里去（134 篇）——不一样的是，他来的时候是独自在急难中求告，走的时候是带着锡安的平安和使命回去的。

这就是一个天路客的完整历程。

我不是说，我在这条路上已经完全了。恰恰相反，写这些讲章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在急难中瞎扑腾的人，就是那个在深处被罪捆绑的人，就是那个还在学怎样断奶的孩子。但正因为如此，我敢断定这十五篇诗所写的是真实的，因为我在自己身上验证了。

这书里每一篇的讲章，都是在教会里按顺序分享诗篇的讲解，又经过整理和修改。它们不是学术研究，也不是灵修小品，而是在神面前为弟兄姐妹剖开真理的尝试。讲解的时候，我面前坐着的有刚信主的，有信了几十年的，有正处在急难中的，有心里刚硬的，也有被罪压伤已经快撑不住的。我尽量让每一篇都能对到他们心里的光景，同时不偏离经文本身的意思。如果读者在字里行间听见一个牧者的声音，这就是原因。

有一个想法贯穿全书，我在这序言里也一并交代：这十五篇诗篇不是随机排列的，它们有顺序，有阶段，有起承转合。你把它们连起来看，就是一个灵魂从世界中被神呼召出来、在试炼中被神对付、在深处被神赦免、在恩典中被神安顿、最终在教会中被神使用的完整故事。这个次序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圣灵默示诗人时就已经放在那里的。所以我试着在每一篇的讲解中，既讲清本篇的内容，又点明它在整个上行之路中的位置——上一篇从哪里来，下一篇往哪里去。

这样读，才不会把诗篇 120 篇到 134 篇当成十五颗散落的珠子，而是看出一条完整的链子来。

愿神使用这本小书，安慰那些还在米设和基达的帐棚里叹息的人，坚固那些正在爬坡、看不见前路的人，提醒那些在网罗里挣扎的人——不是靠你能挣脱，网罗必须破裂，而破裂的力量在神手里。也愿它给那些已经到了“深处”的人一个确据：在你的神那里，有赦免之恩，有丰盛的救恩，祂必救赎你脱离一切的罪孽。

我们走的这条路，终点不是一座空空的圣殿。诗人仰望的锡安，原是指着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说的。我们走了一生，最终不是到一个地方，而是到一个人面前。祂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约 12:26）那时候，所有流泪撒种的，都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诗 126:5-6）。

愿这同行的福分，归于每一位打开这本书的同行者。

阿们。

第一部：起行（120-122 篇）

起行不是因为向往，是因为走投无路。120 篇的诗人活在说谎的人中，寄居在米设和基达，有祸了。这就是起点——不是我们比别人虔诚，而是我们更早发现自己没有路。121 篇的路也不平坦，抬头就是山。神没把山挪开，祂借着山逼我们举目，让帮助从造天地的主那里来。举目了，才看见耶路撒冷。122 篇的欢喜，不是因为城华美，而是因为那里有救赎之恩——本该受审判的地方，神预备了祭坛。起行，就是从谎言中分别，从急难中求告，从群山下抬头，向着赦免之地迈出第一步。

120 篇 脱离谎言的起行

金句：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祂就应允我。（诗篇 120:1）

上行之诗从这一首开始。一个走向神的人，最先要面对的不是“往哪里去”，而是“从哪里来”。诗人的答案只有一个词——急难。

一、在急难绝境中的唯一呼求

诗人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祂就应允我。”（120:1）

什么样的急难呢？经文接着说明：“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120:2）第五节又说：“我寄居在米设，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120:5）

诗人的急难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说谎和诡诈的环境，二是充满祸患的寄居之地。他的心转向神，要往耶和华的殿去，是因为他在世界当中找不到安息。这世界充满了谎言、诡诈、恨恶和睦的人。诗人说：“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争战。”（120:6-7）

这不正是我们今天所处环境的写照吗？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泛滥却难辨真假的时代。各样消息充斥耳边，但人若不敬畏神，就会用虚假来构建虚假。广告夸大其词，媒体断章取义，甚至人与人之间的交谈都充满了粉饰和包装。人能为了利益，把黑的说成白的，把恶的包装成善的。这世界的本质就是谎言与诡诈，这样讲并不过分。

二、认清世界谎言与诡诈的本质

如果这首诗歌确定是大卫的诗，我们就更能体会诗人的心境了。在大卫的身边，围绕着各式各样的人。有忠心跟随他的勇士——圣经按他们的忠诚程度排列，而非战斗能力。但同时，他的身边也不乏那些想置他于死地的人。

这些敌人透过说谎和诡诈的舌头，赢得了大卫的信任，甚至成为他身边的谋士。在扫罗时期，有人去扫罗那里告密；在押沙龙反叛时，大卫的谋士选择投奔

叛军，为他出谋划策。圣经上说，如果不是神干预，他的计谋能置大卫于死地。

对于大卫来说，在这种急难之中，唯一的出路就是求告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人没有能力分辨外在的环境——谁好谁坏，谁善谁恶，谁是真心对你好，谁是在利用你。人的眼目有限，看不透人心；人的判断也常常被自己的私欲和情绪左右。

甚至连我们自己认为最亲密的关系，也未必像我们想的那样纯粹。这个世界常常是利益导向的。那些搞政治的人直接说明了这一点：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利益在，关系就在；利益不在，关系就瓦解了。我们看到各种名人明星的婚姻关系，起初轰轰烈烈，到头来反目成仇，大都是因利益结成了合作关系，利益不存在了，关系就解除了。我们原本以为普通人应该不存在这种问题，但现实让我们看到，我们也不例外。

这种状况不也延伸到我们教育子女的问题上吗？孩子是本性善良，还是本性有罪？一个孩子对你的态度，是真心喜欢你，还是在利用你？如果你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不能定性，你最终就会落入急难之中。许多溺爱孩子的父母，最后都受到了孩子带给他们的极大伤害；反倒是那些有原则管教孩子的，得到了孩子的孝顺。古人说“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是从经验中隐约发现了那个事实——人有罪。人的罪性表现之一，就是他呈现出来的许多东西，本质上是为了实现里面罪性的追求，用的方式往往是诡诈和说谎，因为这样更容易达到目的。

三、从世界分别出来：走上行之路

大卫从小就在这种关系中被对付。他在家里排行最小，小到父亲在撒母耳面前列举儿子时，压根儿没想起他来——“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上 16:11）在哥哥们眼中，大卫就是放羊的，别的不该考虑。他去战场上送饭，哥哥们认为他就是来添乱的（撒上 17:28）。

没想到，大卫被神使用，成为解决整个战争的关键——他用机弦甩石打死了歌利亚。从此在以色列中赢得了名声。他忠心效忠扫罗，但这个王却一心要置他于死地。扫罗甚至用自己的女儿作诱饵：将米甲许配给大卫，条件是取一百非利士人的阳皮。在被膏立之后，到真正作王的期间，在被扫罗追杀的过程中，大卫的心被磨练。他两次有机会杀死扫罗，但他都没有动手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向扫罗表白忠心，扫罗一时良心发现，说：“我儿大卫，你必我公义。”（撒上 24:16-17）“我儿大卫，我大大错了。”（撒上 26:21）可一回到家，就又陷到罪性里，照旧追杀大卫。

大卫在这个过程中领悟到，他本身是单纯的状态，认为一些事——如忠诚、守信——是理所当然的。但在现实环境中不断受挫，逐渐发现世界不像他想的那样简单，也不像他想的那样友好。没能力时被人看不上，有能力时则招来杀身之祸。

到后来，大卫自己家庭出问题。他喜爱的儿子押沙龙反叛他，要置他于死地。到了晚年，对大卫来说，有谁真正值得信任呢？恐怕没有了。因为身边的人充满了说谎和诡诈。别人对你好，是因为你有利可图，尤其你是一个王。透过你，人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就是这个世界运行的基本逻辑。

所以诗人说，他寄居在“米设”和“基达”的帐棚中——大卫其实没有住在这两个地方，因为这两个地方是在很远的边境。但这两个地方一个极其野蛮，一个极其堕落，代表世界文化的两个方向：不断合理化人的野蛮、人的罪、人的堕落。我们就住在这里头，有祸了。一个心中有真理、从神得着灵性的人，怎能与这样的世界和睦呢？

四、在争战中持守真理

诗人说：“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争战。”为什么会争战？因为我说的是圣洁的、光明的内容，而对方是堕落、野蛮、不讲理的。我一发言，他们就与我争战，目标指向我所发言的内容。

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中的处境。你持守真理，世界就与你为敌；你说出真相，环境就逼迫你。诗人因此说：“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住在这里有祸了——迟早会被这种有祸的文化同化，迟早会在这个有祸的文化中被牵连、受审判。

因此，诗人的出路是什么呢？是逃亡。不是逃到另一个地方，而是求告耶和华，走上行的路，往神的殿去。这就是上行之诗的起点。我们之所以要走向神的殿，是因为在世上没有出路；我们之所以要到神面前，是因为亲眼看见这世界的本质是谎言和诡诈；我们之所以要脱离，是因为若不脱离，就要在其中灭亡。

然而诗人还说出了另一层真相。他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箭和罗腾木的炭火。”（120:3-4）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神对罪恶的审判。勇士的利箭，代表着神所兴起的战争；罗腾木的炭火——罗腾木是一种非常顽强的木头，它的火可以持续燃烧很久，木柴烧完了，炭火还能长时间不灭。这就像地狱的火。神要用利箭和火来对付那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

我们通过圣经历史可以看到这点。《士师记》中，便雅悯支派的人将一个利未人的妻子强奸致死，利未人就召聚以色列各支派攻打便雅悯，要求把匪徒交出来。便雅悯支派居然同心合意地拒绝交出。这就是罪行得了群体的保护。于是以色列大军去求问神，神说可以上去。第一天以色列人打了败仗。第二天再求问，神说可以上去，结果又打了败仗。到第三次，神说：“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为什么呢？因为经过两次败仗，他们不再是为输赢而战，而是为追讨血债而战了。第一次只是要对方认错，如今便雅悯人杀了他们这么多人，仇恨已经激发到无法收拾的地步。最后便雅悯支派几乎被灭绝（士 20）。

这就是神的审判方式。祂兴起这个世界上的势力、使用战争，来解决公义的问题。神兴起一个势力，来审判另一个势力的罪——就像祂对先知哈巴谷说，祂要兴起迦勒底人来审判以色列，同时告诉哈巴谷，祂也要审判迦勒底人的罪。

诗人在上行之诗的起始处告诉我们：世界的本质是谎言与诡诈，我们所寄居的是充满祸患之地。我们在这里持守真理，就要面对争战。但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祂必用勇士的利箭和罗腾木的炭火，审判一切说谎的舌头和诡诈的嘴唇。

因此，我们的出路只有一个：“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这就是我们走天路的第一步。从认识到世界的本质开始，从被逼到绝境中抬头仰望神开始。《诗篇》120 篇是上行之诗的起点，也是所有真信仰之人的起点。

愿主保守我们，使我们在世上认清谎言与诡诈，从急难中求告耶和华，走上通往祂殿的道路。阿们。

默想：

- 我目前活在怎样的“米设”和“基达”之中？我的言语和心思，是否已经被这世界的谎言同化？

- 我是否因为说真话、持守正直而遭遇反对？我的第一反应是靠自己争辩，还是求告耶和华？

- “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祂就应允我”——我能不能开口，用自己的话，向祂发出这样的呼求？

121 篇 向山举目

金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篇 121:2）

从 120 篇到 121 篇，诗人已经起行了。起行之后，迎面而来的不是康庄大道，而是山。看不见路，只能看见山。对于一个走路的人来说，这是最痛苦的处境。上行之路，从来都不平坦。

一、困境催逼我们向山举目

诗人开篇就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121:1-2）

为什么向山举目？因为上行之路困难重重，抬头看不见路，却只能看见山。对于一个走路的人来说，这是最痛苦的处境——眼前没有通达之路，却有没完没了的山在挡着你。在这种处境下，你的帮助从何而来？你不能从脚下找路，得从上头找路。所以诗人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这是我们所有信仰之人从环境中得到信心的唯一方法。你不能从眼下的环境里找出路，你必须用信心到造天地的主那里找出路。有学者推测，这首诗可能是大卫在战争中所写。他所说的“向山举目”，其实就是被群山围困起来、找不到出路的艰难处境。没有出路的时候，他必须超越眼下的环境，用信心仰望造天地的主。

我们人的本性是这样的：只要地上有任何指望，就绝对不会抬头看。人的思想非常“现实”，甚至堕落到只为填饱肚子而活的地步，不可能超越环境去考虑更高的事情。所以，神让祂的百姓从地上的环境中找不到指望、找不到出路——用连绵的山把你围上，逼着你抬头，向山举目。举目之后你才会看见：造天地的主，祂是我的主。

二、仰望铜蛇：信心的本质是转眼望向救主

这个道理，主耶稣曾经用旧约的故事来解释。尼哥底母夜里来见耶稣，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困惑：“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

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主耶稣回答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祂的都得永生。”（约 3:1-15）

这是什么意思？以色列人在旷野因犯罪，地上出来许多火蛇，咬死许多人。神吩咐摩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必得活。你想，一个人脚下全是蛇，他眼下的环境被蛇充满——这时神说：“看上头。”不要看你眼前的难处和环境，而是要看上头。看着铜蛇，你才能解决眼下这个难处。这就是信心的意思。

这对人来说是极大的挑战。你信得过神吗？就好像蹦极，你得信那根绳子。在遍地是蛇的处境中，摩西却让以色列人仰望铜蛇；同样，神让我们今天在各种实际困境中，转眼仰望主耶稣，仰望十字架。你问：“神啊，你在哪里爱我？”神说：“我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身上已经爱了你——看那里！”你说：“我看不见了，我现在眼下这个事儿太难了。”

所以，安息日的意义就在于此——让你歇了地上的工，到主这里来安息。就世界而言，你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就你这个人而论，世界已经找不到你了。所以我们每一次聚会，就是不断地被提醒：看哪，你的主已经为你死了，你的主已经复活了，你的主还要再来接你永远进入天国。

三、不打盹不睡觉：神如慈父般的扶持

诗人接着说：“祂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121:3-4）

这描绘的是什么样的画面呢？就好像父母在看顾刚刚学走路的孩子。孩子小，只能躺床上的时候，父母可以稍微做点别的；一旦孩子学会爬、学会走路，就得不错眼珠地看着他。因为一转眼之间，孩子就可能摔倒。所以你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他——既得让他锻炼爬和走，又得保护他。

经文所说的就是这种情形：神保护祂的百姓，在他们力量不成熟、能力软弱的时候，祂的看顾是“不打盹也不睡觉”的看顾，祂“不叫你的脚摇动”，就是不让你跌倒。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信仰初期——特别是刚信主的前三年——往往感觉属灵生命最好。三年之后就开始觉得“怎么我越信越差了呢”？等到做了传道人，甚至会想“我怎么现在是我信仰生涯中最差的时候”？其实不是。起初你没有能力，神就用手托着你，连拉带拽地领着你，你还以为自己很厉害——其实你是被

托着的。等到你逐渐有能力了，神就开始收一点手，操练你的能力；等你再有能力，祂就再收一点手。越到信仰后期，神直接引导的“感觉”似乎越少——正如保罗在《使徒行传》后期，很少再有神直接对他说话的记载，基本上都是他自己顺服圣灵做决定。这证明他的生命已经成熟，他已经知道了主的心意。知道了，就不用问了。知道了，还问，那就是不想干。

四、太阳不伤，月亮不害：在试炼中建立平安

接下来诗人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121:5-6）

如果说前面“神不打盹、不睡觉”保护的阶段，是神在扶持还不成熟的我们；那么这里，我们已经进入了试炼。神说“太阳必不伤你，月亮必不害你”，这意思就是——确实有令人害怕的东西在那里。如果你没有感到威胁，就不需要这句话。所以这已经进入到“白日黑夜都有危险环境临到”的阶段了。

摩西说，大而可畏的旷野（申 8:15）。也就是说，那里确实可怕。但“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好像教练在游泳池旁边说：“游吧，我看着你呢，你很安全。”你都感觉自己快淹死了，但教练在旁边。神在旷野，正是要试炼祂的百姓，让他们从环境中建立信心。

一个人到了连太阳和月亮都害怕的地步，说明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到了极度敏感和脆弱的程度。别人随口说一句话，他就受伤了；四下无声，他也充满惧怕。神却说：“不要怕，太阳伤不了你，月亮也害不了你——因为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这就是说，你应当有平安，因为神与你同在。

我从小安全感就不足。每天都会想到各种危险，走在路上会担心有东西掉下来砸到自己，坐车会担心出车祸。这种恐惧无法靠理性去除。直到信主之后，才知道“耶和华在我右边荫庇我”——神在我旁边，神的使者在照顾着我。这样，才能生发出来平安。

五、从今时直到永远：终极的保护指向永生

最后一节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祂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121:7-8）

这里若仔细思想，就会产生一个疑问：既然是“免受一切灾害”，为什么我

们在世上还会遭遇这么多苦难？许多圣徒一生坎坷，甚至早早殉道，哪里看出“免受一切灾害”了呢？

这说明，此处所讲的“性命”和“灾害”，不单指今生地上的生命和祸福，更是在指向通往永生之路上的保护。我们属灵的生命要被神保护直到永远；灵魂要免受一切灾害，得着永生。因为“直到永远”的，必定是灵魂，而不是我们这必朽坏的身体。

我们在地上受的一切灾害，都有一个目的——让我们的灵魂免受最大的灾害。灵魂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呢？不是苦难，而是不信。所以如果外在环境太优越，以至于你认为“我不需要信主”，那恰恰就是你灵魂最大的灾难。

肉体的疼痛感是一种保护机制——一个没有疼痛感的人，受了伤自己都不知道。同样，我们肉体在地上所遭遇的苦难，实际上是为了我们灵魂得益处。因为我们在地上受苦，第一反应就是找主：“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而当地上一切顺利的时候，人就想不起来主了。

一个信仰之人在地上若没有主，是永远不会真正快乐的。义人在世上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护他脱离这一切。我们的主借着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就是叫我们灵魂得救。“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才是最根本的平安。

从众山围困、没有出路的处境，到举目仰望造天地的耶和华；从神不打盹不睡觉的扶持，到在试炼中得着勇气 and 平安；最终，我们被保守进入永生——这就是上行之诗第二首所唱的内容。它的核心是：无论眼下的路多么艰难，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而这帮助的最终完成，是祂要保护我们的灵魂，从今时直到永远。愿我们信靠这位不打盹的主，仰望祂，直到永生。阿们。

默想：

- 我眼前挡着的“山”是什么？我是否还在低头在环境中找出路，还是已经抬头仰望造天地的主？

- 我是否正处于“太阳和月亮都让我害怕”的脆弱光景？我能不能因着“耶和华在我右边荫庇我”而得着勇气？

- 我今天所受的苦，有没有催逼我转向神，还是让我更加远离祂？我是否相信这些苦楚正在为我的灵魂效力？

122 篇 欢喜前往耶路撒冷

金句：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诗篇 122:1）

从 121 篇的“向山举目”走过来，诗人已经看见了耶路撒冷。前面是被山围困、没有出路的痛苦，现在却是满心欢喜地站在城门前。这种欢喜从何而来？不是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本身有多华美，而是因为那里有神所预备的赦罪之恩。

一、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

诗人开篇就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122:1-2）

这是一种还没到达、心里却已经充满向往的姿态。诗人仿佛已经站在耶路撒冷的门前，但这只是一种信心的看见。是什么让他如此欢喜呢？不是这个地方本身的华美。如果我们看历史，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对大卫来说，并不只是一个令人欢喜的地方，反倒是个曾经让他恐惧战兢的地方。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大卫对耶路撒冷的感情从何而来？他对这个地方的认识是什么？这是理解整首诗篇的钥匙。

二、耶路撒冷的根基——审判中的恩典

圣经记载大卫计划在耶路撒冷建殿，也做了许多预备。但有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塑造了大卫对这块地方的认识。《撒母耳记下》24 章记载，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历代志上》说，是撒但起来激动大卫）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卫数点之后，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神让大卫从三样灾中选一样。大卫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祂有丰盛的怜悯。”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从早晨到所定的时候，民间死了七万人（撒下 24:1-15）。

当灭命的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吩咐使者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大卫看见灭命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作了什么呢？”

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先知迦得来见大卫，让他上亚劳拿的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照做了，在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就止住了（撒下 24:16-25）。那个地方，就是后来所罗门建殿的所在。

这事件是大卫理解耶路撒冷为什么重要的钥匙。他曾在这里看见灭命的刀，他曾在这里心有余悸——《历代志》记载，这事之后，大卫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去那里求问耶和华，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代上 21:30）。但正是在这里，他看到了：神拦住了审判的刀，神预备了献祭的坛。审判被恩典止住了。

所以，当大卫在诗篇中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这欢喜不是没来由的。这欢喜来自于他认识到：这里虽然是我该受审判的地方，却是神为我预备了赎罪之祭的地方。我不需要惧怕审判，因为在这里，神预备了恩典。

三、审判的宝座与大卫家的宝座

诗人接着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122:3-5）

为什么是以色列的众支派按时去敬拜神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审判的宝座”，这审判的宝座原文特别解释“就是大卫家的宝座”。这一点很重要。神与大卫立约，应许他的后裔要永远坐在宝座上。但大卫家的宝座之所以是“审判的宝座”，不是因为大卫的子孙有多了不起的审判能力，而是因为真正的审判者乃是神自己，大卫家只是神设立的代表。而审判的目的，不是为了定罪，而是为了显出神赦罪之恩的必要与宝贵。

大卫在他的生命经历中，反复体会到这一点。他从小就知道，自己一无所有，是神的能力使他得胜——他能用石子打死歌利亚，不是因为自己的本事，而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使他得胜。他后来也体会到：我的罪怎么办呢？我犯了奸淫、谋杀的罪，拿单指责我后，我懊悔，但罪的后果依然沉重到我承受不了。

他数点百姓时，更是直接看到罪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一人犯罪，七万人丧命。这多可怕？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大卫在这个事件中认识到：除了神白白的恩典、神所预备的献祭，没有任何方法能解决我的罪。所以，当他后来在诗篇中欢欢喜喜地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欢欢喜喜地来到这“有审判宝座”的地方——因为他知道，这里有赎罪之法。审判不是终局，恩典才是。

四、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与兴旺

接下来，大卫发出呼吁：“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122:6-7）

为什么要求平安？因为神的殿在这里，因为我的弟兄和同伴在这里，因为真理在这里。耶路撒冷的平安，决定了神的百姓是否平安。所以大卫不是求自己的平安，而是求这神选召之城的平安；他不只是关注自己的福分，而是关注所有属神百姓的福分。这就是牧者之心、君王之心。

大卫特别给出了一个应许：“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这里“爱耶路撒冷”，不是爱那座建筑物，不是爱那块地，而是爱耶路撒冷所代表的神与祂百姓同在的标记，爱神的真理。所以今天我们若是爱神的教会——不是爱教堂，不是爱组织，而是爱神的真理与众圣徒——我们就必然兴旺。

大卫接着说：“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華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122:8-9）

他不是因自己的利益求平安，而是为弟兄、为同伴、为神的殿。这是丰盛生命的表现——从“我要到神的殿去找出路”，到“我要为神的殿和神的百姓求平安”。他已经不再只是关注自己的难处，而是开始把心放在神和神的百姓身上。上行之路能改变人的眼目：起初我们只看见自己的急难，走着走着，心里就开始装进神的家和神的百姓。

五、从大卫的耶路撒冷到基督的教会

今天，我们如何理解这段经文？耶路撒冷在今天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地上那个地方。圣经说，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来 12:22）。所以《诗篇》122 篇的应用，不是让我们去关心地上的耶路撒冷是否平安（虽然政治局势可以关注），而是关心那真正的“属灵的耶路撒冷”——就是教会的平安。

只有当教会中有纯正的真理被传扬，有敬虔的牧养被实施，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我们才能得着真正的平安。因为神的福是从锡安而出，从神的道而出，从教会而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若是真理在这里被保守了，平安就临到神的百姓。

大卫对这个道理的认识是很透彻的。他从小认识神的帮助，中期认识到自己的罪孽深重需要恩典，晚期认识到自己承担不了这国的治理——家庭出现混乱，国家也出现危机。这一切告诉他：唯有神预备的那位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才能永远坐在宝座上，才是真正的王。他只是一位影儿，指向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

同样，我们今天的平安保障不是牧师，不是体制，不是人的智慧，而是那位已经升上高天、坐在宝座上的耶稣基督。我们是因祂的名得平安。教会若失去对基督真理的信靠，即使有华丽的建筑、悠久的历史，也不能使人得福。反过来，哪怕只是在家庭中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只要真理被持守，那里就有耶路撒冷的平安。

所以“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人对我说，“我们去聚会、去敬拜、去听神的话”，我就欢喜。是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有赦罪的恩典，有神的同在，有我的弟兄和同伴。不是因为建筑物辉煌，不是因为气氛感人，而是因为在这里，审判被恩典止住了，神与我们同住。阿们。

默想：

- 我去聚会、去敬拜的时候，心里是否真有“欢喜”？这欢喜是建立在什么之上——是氛围、人情，还是因为在那里有赦罪的恩典？
- 我是否经历过“该受审判之处，却遇见了赎罪之恩”的滋味？这个经历有没有改变我对神、对教会的态度？
- 我的祷告是只围绕自己的需要，还是也开始为神的教会求平安、为弟兄同伴求福？我的眼目是否正在被上行之路拓宽？

第二部：熬炼（123-131 篇）

上路之后，路反而更难走了。123 篇的“藐视”先来——安逸人的讥诮，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诗人只能像仆人盯着主人的手那样等候神怜悯。124 篇的“网罗”随后就到，越挣扎越紧，直到神让网罗破裂。125 篇告诉我们，恶人的杖还会落在义人份上，但耶和華围绕你，免得义人伸手作恶。126 篇让义人在

荒凉中流泪撒种，看不见收成，仍带着种子出去。127 篇又像一盆冷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全是枉然。128 篇才看见被神建造的家是什么样。129 篇又回到现实：从幼年，敌人屡次苦害我。直到 130 篇，一切熬炼被引向最深的坑——不是仇敌，是我的罪。“你若究察罪孽，谁能站得住？”然后，那句改变一切的话来了——“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赦免了，131 篇才能像断过奶的孩子，躺在母亲怀中安息，不再索取。熬炼的目的从来不是摧毁，而是叫狂傲的心被神的恩典驯服。

123 篇 被藐视时的举目

金句：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祂怜悯我们。（诗篇 123:2）

走过欢喜向往耶路撒冷的 122 篇，现在诗人进入了另一种实在的经历——被藐视。上行之路不只有山，还有人。那些安逸的人、骄傲的人，他们用言语和态度压着我们，压到一个地步，我们只能抬眼看天上的主。

一、在卑微深处向天上的主举目

诗篇 123 篇是一首求助诗。诗人开口就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123:1）

这开篇就不同寻常。他没有先说自己的苦情，而是先宣告神的位置——“坐在天上的主”。这表示他承认神的至高主权，也承认自己的卑微。他在下面，神在上面；他需要仰望，神垂看。这是祷告的正确姿态。

然后诗人用了一个极形象生动的比喻：“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祂怜悯我们。”（123:2）

这画面何等卑微。仆人和使女在当时社会中是最没有地位的人，他们的生存完全仰赖主人的意愿。他们的眼睛盯着主人的手——不是盯着主人的脸，而是手。因为手一动，就意味着命令、供应、或惩罚。这是人在社会最底层的无助，完全在等待别人施恩。诗人说：我们在神面前的姿态，就是这样。我们不是平等地与神对话，我们是仆人和使女，仰望主人的手，等候祂怜悯。

这谦卑是从哪里学来的？是从被世界藐视到极处的处境中学来的。

二、两种藐视：安逸人的讥诮与骄傲人的藐视

诗人说：“耶和华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123:3-4）

这里提到两种人。一种是“安逸人”，一种是“骄傲人”。这代表了世界上两种不信仰的思想和态度。

安逸人讥诮信仰的人，是因为他们没有属灵上的痛苦，没有信仰上的需求。他们认为你们这些信仰的人都是杞人忧天——天天还关心什么灵魂，关心什么永生，关心什么罪和末世，为什么不关心一些实际的东西呢？你吃好喝好，有房住，有稳定工作，儿女也都过得去，这不就该知足了吗？为什么还在琢磨这些“虚”的事情呢？

这就是属物质、属血气的人对属灵之人的看法。他们不理解，也不觉得自己需要理解。他们对你说：“你这都是闲的。找个正经工作，干点实事，别整天琢磨这些没用的。”这就是安逸人的讥诮。

骄傲人是那些靠自己的能力解决一切难处的人。他们认为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智慧、资源，搞定一切问题。对于这些天天仰望天上的主、等候神怜悯的人，骄傲人藐视他们，认为他们是最没出息的——没本事，懒惰，不思进取，就知道指望一个看不见的神，你自己怎么不想办法呢？

骄傲人看不见这一点：有些事情是人想办法解决不了的。他们的人生里、生活里、心灵里，似乎没有什么需要上帝的地方，自己似乎都能摆平搞定。所以他们对信仰的人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轻视：“你的主也不管你啊，你仰望主，主给你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了？”

这就是信仰之人在世上遭遇的两种藐视。安逸的人从下面讥诮你——认为你的追求不务实；骄傲的人从上面藐视你——认为你的能力不够格。上下夹击，已经到极处。极处就是压到了底，好像约瑟在监狱里、摩西在旷野里、大卫在流亡中，走到尽头、没有指望的处境。

三、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

诗人在这里没有以骄傲回应骄傲，没有用讥诮反驳讥诮。他转向了神。“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祂怜悯我们。”（123:2）

这态度本身就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他不愿用世界的方式为自己辩解。他选择了一个更低、更卑微的姿态，直接去仰望天上的主。这表示他承认：“是的，我在世上没有任何倚靠，我对付不了那些安逸人，我也比不过那些骄傲人。但我的

指望不在他们那里，我的指望在神那里。你若怜悯我，就足够了。”

这也是所有真圣徒的必经之路。必须要到一个地步，你的所有自信被打掉，所有的自我辩护被拿走，所有地上的倚靠都靠不住。那时，你就像一个仆人盯着主人的手一样，盯着神的怜悯——因为只有这一条出路了。

这种祷告在圣经中有许多例子。大卫曾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卖傻，被赶出去，十分屈辱，但他后来写下的诗篇却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祂是美善。”（诗 34:8）他回想当时，悟出一个道理：其实他不用装疯，神也会保守他。他之所以装疯，是因为他当时真的害怕，认为不用这种方式就跑不了。后来他明白，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祂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他得以保全自己的性命，不是靠他自己的小聪明，而是神的看顾。

一个人只要能认识到这一点，所有的藐视就都不可怕了。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属于这世界，这世界怎么看他也不重要。他的眼睛已经不再盯着人的评价，而是盯着神施恩的手。

四、仰望的结局——神的怜悯必不落空

诗人说：“直到祂怜悯我们。”一直等，等到祂怜悯，这需要持久忍耐和盼望的信心。从人的眼光看，这种等待似乎很被动、很消极。但实际上，这是信心最积极的姿态——因为信心的对象是活神，祂必定垂听，必定怜悯。

诗人不是在空等。他知道他所仰望的是“坐在天上的主”，是那位掌管万有、统管一切的主。世界上的安逸人和骄傲人，表面看起来安逸、有能力，但在坐在天上的主面前，他们的生命气息都在祂的手中。祂若怜悯我们，我们就不必再寻求人的怜悯；祂若为我们作主，我们又何必惧怕人的藐视？

主耶稣自己就是走这条路的先驱。祂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赛 53:3）。祂在彼拉多面前不开口，在人讥诮祂“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时不回答。祂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彼前 2:23）。祂像一个仆人一样顺服到底，最终神将祂升为至高。祂的路就是我们的路。

所以我们为义受苦、为信仰被藐视的时候，不要觉得奇怪，也不要试图用世界的方式证明自己。我们的眼睛要盯住主，直到祂怜悯我们。怜悯必定会临到，因为我们的主是满有怜悯的主。

上行之路上，诗人已经认清了世界的谎言与诡诈（120 篇），已经经历了被

群山围困、从造天地的主那里得到帮助的应许（121 篇），也欢喜地向往神的殿、知道那里有审判中预备的恩典（122 篇）。现在走到 123 篇，他在实际生活中遭受了世界的讥诮和藐视，被压到了极处。但他没有回头，也没有暴怒，而是谦卑地转向神，像仆人望主人的手那样，仰望神的怜悯。

这是每一个走天路之人都会经历的功课。什么时候我们在世界的藐视中学会了单单仰望神，什么时候我们就开始得着释放。阿们。

默想：

- 我是否正经历“安逸人的讥诮”或“骄傲人的藐视”？我的反应是争辩、恼怒，还是转向神，像仆人望主人的手那样，仰望祂的怜悯？

- 我里面有那些仍然倚靠自己的“自信”，还没有被神打掉？我是否愿意在神面前承认：我对付不了这个世界，我的指望单在你那里？

- 我能不能相信，当我像仆人一样谦卑等候时，“直到祂怜悯我们”的应许必定不落空？

124 篇 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

金句：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诗篇 124:8）

从 123 篇被藐视到极处的卑微仰望，进入到 124 篇，诗人的语气突然变了。这里不再是求告，而是回顾；不再是等候，而是惊叹。好像一个刚从死里逃生的人，回头看见自己原来站的地方已经坍塌了，他倒吸一口气，说不出话来，只能重复地讲：“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

一、回顾时的惊叹：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

诗篇 124 篇是大卫的上行之诗，是一首回顾性的感恩诗。诗人仿佛刚刚从一场极大的灾难中被救出来，回头一看，满心后怕，又满心感恩。他开口就说：

“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地吞了。”（124:1-2）

请注意这里重复了两次“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这种重复不是一个修辞技巧，而是一个刚从死里逃生的人说话的样子——他心有余悸，他需要反复地说，才能让自己相信那是真的。就像一个人差点被车撞到，回过神来不断地对旁边的人说：“就差那么一点，就差那么一点……”这是亲历险境之后才会有的讲话方式。

“就把我们活活地吞了”——这是说仇敌的攻击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地步。不是打伤，不是抢夺，而是吞掉。吞掉就是完全消灭，不复存在。诗人用这个字眼，说明当时的环境不是一般的困难，而是致命性的、毁灭性的威胁。

二、三重比喻描绘绝境

接着诗人用了三个比喻来描绘当时处境的可怕：

第一，“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124:4-5）

水在圣经中常常代表患难、敌对的势力、死亡的威胁。这里层层递进——先是波涛漫过，其次是河水淹没，最后是狂傲的水——不是细微水流，不是浅滩，而是“狂傲的水”。这水是有意志的，是傲慢的，是势不可挡的，它要把你完全盖住。诗人在回顾中承认：当时凭我们自己，早就被淹没了；若非耶和华伸手，我们在那水中不可能存活。

第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祂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124:6）

译者在“吞吃”后面有个小字注：原文作“牙齿”。这是极生动的图景——仇敌的攻击已经近到，你像是到了野兽的嘴边，甚至碰到它的牙齿，它的牙齿已经齧开，下一秒就要合上咬碎你。就差那么一丁点。但就在那个时刻，耶和华没有把你交出去。你已经在牙齿底下了，却逃开了，没有被它吞吃。

第三，“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124:7）

这又是一个生动的形容。雀鸟是很弱小的动物，它没有任何能力对抗捕鸟人。捕鸟人的网罗布设精巧，雀鸟不可能识破。一旦落进去，它也不能用蛮力撕开网罗——它没有那个力量。所以，这只鸟唯一的希望是：网罗自己破裂。它不用撕，不用挣，不是它厉害，而是网罗出了问题。这就是恩典。网罗还在，仇敌还在，危险仍四伏，但网罗破裂了，雀鸟飞走了。

这正是大卫一生的写照。他曾经落在多少网罗里？扫罗设下的，非利士人设下的，甚至自己儿子押沙龙设下的。每一次他都无力挣脱，但每一次网罗都破裂，他逃脱了。不是他有能力冲破网罗，是神让网罗破裂。

三、网罗破裂，我们逃脱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我们不是求神让捕鸟人不存在，不是求世界上一只网罗都没有，也不是求自己聪明到永远不会被网住。诗人承认：网罗是有的，而且我们确实落进去了。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自己聪明，不是因为我们能挣开，而是“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

人悔改归主的过程其实就是这样。我们都曾被罪的网罗网住，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被世界的谎言套牢。我们自己也挣扎过——越挣扎，缠得越紧。但神亲自介入，使网罗破裂，我们就得以飞出去。神救我们，不是在我们还没掉进去之前把我们拉走（当然祂有时也这么做），但很多时候，祂允许我们掉进去，允许我们在网罗里扑腾，直到我们完全知道靠自己挣不开，然后祂伸手使网罗破裂。

这个经历是人信主之后可以不断回想的。回想你是怎么从那个你根本不可能挣脱的处境里出来的？是你自己挣出来的吗？是你有本事吗？还是主在某个时刻，用一种你想不到的方式，让那个不可破的网罗破了？这样的回想，会产生真实的感恩。

四、我们的帮助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華的名

诗篇的结语说：“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華的名。”（124:8）

这里特别提到“耶和華的名”。在圣经中，名字代表那一位的全部属性和作为。倚靠耶和華的名，不是念咒，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基于对祂的认识和关系。

摩西第一次见神的时候，问：“你是谁？我该对以色列人怎么说？”神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耶和華是你们祖宗的神。”（出 3:13-15）所以耶和華这个名字，一开始就是神主动启示给人的。人能知道这名字，是因为神愿意让人认识祂，愿意与人建立关系。所以诗人说倚靠耶和華的名，表明他不只是知道有个神存在，而是知道这位神已经向祂的百姓显现，已经立约，已经多次拯救。这个名里面包含了过去一切的拯救、一切的恩典、一切的信实。

大卫对此深有体会。他小的时候放羊，狮子或熊来了，把羊叼走，他就追上去，揪着那畜生的胡子把它打死，把羊救出来（撒上 17:34-35）。大卫自己清楚：这不是我的本事，这是耶和華的名使我得胜。他打歌利亚的时候，歌利亚仗着自己身高力大和兵器铠甲，大卫却靠着万军之耶和華的名。他对歌利亚宣告：“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華的名……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華。”（撒上 17:45-47）

这就是大卫的信仰。他不是自我激励，不是心理暗示，而是活在神面前的真实经历。他的一生就是不断地验证一件事：我的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華的名。

五、从雅各到以色列：不再靠自己，单单靠神

诗人开头说，“以色列人要说”。这是一种呼召。以色列这个名字本身有来历。雅各在雅博渡口的那个夜晚，面对哥哥以扫带着四百人迎面而来。他在夜里独自一人，有一个人来与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将他大腿窝摸了一把，他就瘸了。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

（创 32:24-28）

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他生下来就抓着他哥哥的脚跟，后来抓了长子的名分，又抓了舅舅的财产，一辈子都在靠自己抓。但从那一夜开始，他不能再靠自己的力量站立了，他只能扶住杖头，一瘸一拐地走下去。他的名字也改成以色列——意思是“与神较力得胜的人”，但这不是夸他厉害，而是说：他经过那一夜，终于不再靠自己抓了，他学会了抓住神。

所以，“以色列人要说”——所有经历过“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的人，都要这样承认。我们本来都是雅各，靠自己的聪明和能力在世上抓。直到神让我们瘸了，让我们被群山围困，被网罗缠住，落入波涛洪流之中，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那时我们才明白：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网罗怎么破的？是主让它破的。我凭什么能逃脱？不是靠我的翅膀，是靠耶和华的名。信仰的人常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我的本事用完的时候，神才出场。

这就是《诗篇》124 篇的信仰告白。每一个走在天路上的人，都要学会这首诗歌。不要忘记你在牙齿底下、网罗当中、狂涛之下的光景，也不要忘记耶和华怎样使你逃脱。你如果时时记住这些，心里就会有真实的感恩，口中会有真诚的赞美，灵里会有坚固的信心。无论前面遇到什么，你就会说：“我的帮助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阿们。

默想：

- 我能不能回想起生命中一个“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的时刻？那个处境是如何过去的？是我自己挣脱的，还是神使网罗破裂了？

- 我目前是否正落在某个网罗里，越挣扎越紧？我愿不愿意停下来，向那使网罗破裂的主呼求？

- 我的生命更像雅各（靠自己在抓），还是更像以色列（瘸了以后倚靠神）？我有没有经历过“大腿窝被摸”的对付？

125 篇 耶和华围绕祂的百姓

金句：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诗篇 125:1）

从 124 篇“网罗破裂”的回顾中走过来，诗人的信心得了坚固。但上行之路并没有因此变得平坦。125 篇要处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既然神能救我脱离网罗，为什么恶人仍然掌权？为什么义人还要受苦？诗人的答案不是解释苦难的由来，而是给出了一个应许——耶和华围绕祂的百姓。这个“围绕”，不是把苦难挡在外面，而是保守你的心在苦难中不至于失脚。

一、倚靠神的人像锡安山一样不动摇吗？

诗人说：“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祂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125:1-2）

这首诗按照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至二节是一个比喻性的宣告，说到倚靠耶和华之人的安稳——好像锡安山不动摇。如同被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一样，神也用恩典围绕祂的百姓。三至五节则是具体的解释：这种“不动摇”指的是什么？神的“围绕”又是指什么？

如果我们只看前两节，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倚靠神的人，应该是在世上很安稳的人，什么事都不会出问题，事业顺利，身体康健，家庭和睦，如同山一样巍然不动。但实际上认真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耶路撒冷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正平安过。它一直被攻击，被围困，被攻破，被焚烧。锡安山在事实上也并没有“永不动摇”的外在平安。那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句经文呢？

答案在三至五节。我们回到圣经本身来解释圣经，这是我们解经的基本原则。第三节说：“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第四至五节接着说：“耶和华啊，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

原来，经文所说的“不动摇”，不是指外在环境不动荡，而是指内心的善和正直不动摇。神的“围绕”，不是用高墙把苦难挡在外面，而是用恩典保守百姓的内心，使他们不至于在恶人掌权的环境下伸手作恶。

二、“免得义人伸手作恶”——神护理之下的界限

“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恶人的杖，代表恶人的权势、治理、统治。“落在义人的份上”，就是指恶人的权势侵入到义人的产业和生活中。“不常”这个词很关键，不是说绝对不会落，而是说不会长久地、永远地落在上面。这是有期限的，有神所设定的界限。

那界限是什么呢？经文接着说：“免得义人伸手作恶。”意思就是：神允许恶人的杖落在义人的份上，但当这个压力大到让义人快要撑不住、快要动手作恶时，神就会出手干预，把那个杖挪开。这就像《哥林多前书》十章所说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林前 10:13）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所说的“不动摇”，核心的意义就是：倚靠神的人，他的善和正直能在恶人掌权的环境中坚持得住。不是他自己有钢铁般的意志，是神的围绕使他在超过极限之前得到出路。恶人的杖不会长久地压着他，到了他快要撑不住的那个临界点，神就动手了。

三、若无神的围绕，人靠自己无法持守正直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话题。一个人在社会上，长期被不义的事情刺激，被不讲道理的人欺负，被恶人的权势压制——他能不能一直保持内心的正直和善良？几乎是不可能的。人的本性就是以恶报恶，以牙还牙，甚至变本加厉。

该隐的后代拉麦说：“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创 4:23-24）这就是人天然的逻辑——你敢动我一根汗毛，我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谁敢欺负我，我就让他永远翻不了身。这就是人心里面“伸手作恶”的倾向，也是人面对恶人掌权时最直接的反应。

如果你在社会上受了气，回到家里还能不能继续对妻子良善？如果你在工作上被不公平地对待，你还能不能持守正直？如果你一次次被骗，还能不能继续诚实？这就是真考验。人凭着自己，是不可能做到的。当委屈超过你忍耐的极限时，你一定伸手作恶——不是对人作恶，就是对自己作恶。

正因为如此，“耶和华围绕祂的百姓”这个应许才如此宝贵。神知道我们不

过是尘土，祂知道我们的承受力有多大。当我们快被逼到作恶的边缘时，祂会动工，或者改变环境，或者赐下出人意外的安慰，或者直接伸手——总归不让我们落到那个我们承受不了的结局里。

四、因敬畏神而持守正直，才是真正的平安

经文接着说：“耶和華啊，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華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125:4-5）

这里我们要注意诗人所求的“善待”。他要的不是神额外赏赐他什么好东西，而是求神让他能继续为善、继续正直。在这诗篇的语境中，最大的善待就是让他不要伸手作恶，不要走上弯曲的道路。因为一旦走上弯曲的道路，结局就是“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一个人本来是被恶人欺负的，本来是他的产业被别人侵占了，本来是受冤屈的一方。但如果他因此伸手作恶，他的性质就变了一——他从义的变成了恶的，从被欺压的变成了欺压人的。最后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他要和那些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这个结局是何等可怕！本来他应该是得安慰的，却和逼迫他的人一同灭亡。所以神对他的最大保守，就是拦阻他，不让他在委屈和愤怒中变成恶人。

这是神对祂百姓极深的爱。这种爱，体现在及时的干预上。大卫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圣经记载，拿八羞辱大卫，大卫一怒之下带着四百人要去杀了拿八全家。他在路上的时候，拿八的妻子亚比该带着礼物迎上来劝阻他，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耶和華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大卫听了，就清醒过来，收刀入鞘。过了十来天，耶和華自己击打拿八，拿八就死了（撒上25:10-39）。大卫后来非常庆幸——不是我杀的，是神自己处理的。如果那天他杀了人，手上染了血，他就要为那罪负上代价。但神在那一刻把他拦住了，这就是“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的具体事例。

五、只对自己的善和正直负责，不替神当审判官

那么这个道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应该怎么落实呢？

我们首先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之所以要保持善和正直，不是因为别人配得，也不是因为这样做对社会有什么贡献，而是因为神让我这样做。我活在神的面前，不是活在人的面前。我是要对神负责，不是对人负责。别人对我好或不

好，那是别人与神之间的事；我选择如何对待别人，那是我与神之间的事。这个次序不能乱。

有人说：“我之所以这么痛苦，是因为我嫁了一个不靠谱的丈夫。”但是你的痛苦，根源不在你的丈夫，而在你的罪。你痛苦，是因为你觉得他该对我好，但他却没有。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作恶——你用你的痛苦在控诉他，用你的委屈在审判他，你把自己放在审判官的位置上。但审判人的只有一位，就是神。你要做的是守住你自己在神面前的本分，其余的交给祂。

所以诗人说：“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这是在说，这个人的心不动摇——他的善和正直不动摇，他对神的信靠不动摇，他不因为环境的险恶而偏离正路。这怎么做到呢？不是靠自我修养，不是靠意志力，而是靠耶和华围绕他。神的恩典围绕他，如同众山围绕耶路撒冷。

六、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诗篇最后一句说：“愿平安归于以色列！”（125:5）

这不是一句客套话。这里的“平安”是指什么？就是上文所讲的那种状态——在恶人的杖下落时，依然持守善和正直，没有伸手作恶，最终没有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真正的平安不是外在没有麻烦，而是内心在神面前的安稳。一个人若在一切的苦难中仍然保持正直和良善，这人就是真正有平安的人。

这是神对祂教会的心意。神不是要把我们放在一个没有烦恼的温室里，而是要借着环境操练我们，使我们的被祂自己围绕着。祂像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一样，四面环绕我们。风浪再大，山在那里；仇敌再凶，耶和华在那里。祂必不叫我们的脚摇动，祂必保守我们，直到我们安然见祂的面。

我们今天走在天路上，一路要学习的就是这个功课：不要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 12:21）。当你的心被愤怒、委屈、苦毒所侵扰的时候，要知道那是伸手作恶的前兆。那时你要大声呼求：“耶和华啊，围绕我，不让我跌倒！”祂必应允你。阿们。

默想：

- 我理解的“不动摇”，是外在的一帆风顺，还是内心在神面前的善和正直不动摇？

- 我是否正在被不公义的事压迫到快要“伸手作恶”的地步？我愿不愿意求神在这个临界点伸手拦阻我？

- 在我的痛苦和委屈中，我是否在潜意识里把自己当成了审判官，用我的痛苦来控诉别人？我能不能把这个审判的位置交还给神？

126 篇 流泪撒种的欢呼

金句：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诗篇 126:5）

从 125 篇“耶和华围绕百姓”的稳固应许走过来，126 篇把镜头对准了那些已经蒙恩归回之人的心。他们回到了锡安，却看见一片荒凉。但诗人说，这荒凉不是终局——带着种子出去流泪撒种的人，终必欢欢乐乐地带回禾捆来。

一、好像作梦的人——被掳归回的喜乐

诗人开口就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作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126:1-3）

这首诗歌的背景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后，神激动波斯王居鲁士下诏，允准他们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你可以想象：七十年，整整两三代人过去了。那些在巴比伦出生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耶路撒冷，从来没有在圣殿中敬拜过。他们的祖辈被刀剑杀死，圣殿被焚烧，城墙被拆毁，他们作为俘虏的后代活在异邦。他们对“归回”只停留在传说中——直到有一天，诏命颁布，奇迹发生了。

所以诗人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这是一个亲历者真实的体验。他们走在那条回耶路撒冷的路上，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在做一个过于美好的梦。满口喜笑，满舌欢呼——喜到一个地步，连周围那些不信神的外邦人都不得不承认：“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

这本身就不同寻常。外邦人原本是他们的征服者，是把他们掳来的。现在连外邦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不是政治手段，不是人力的结果，是那位看不见的神做了事。神的作为明显到一个地步，不信的人也无法否认。

诗人接着自己确认：“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他不是听了外邦人的话才信，他自己经历了。他本来以为这辈子就是个被掳之人，死在异乡，但这个看似不可能改变的局，被神翻转了。

今天我们也一样。每一个真正被神从罪的捆绑、从世界的网罗、从撒但的权

势下救出来的人，都会有这种“好像作梦”的感觉。你回头看自己信主前是什么光景，再看现在，你会觉得那不是你的能力，也不是偶然，是神行了大事。你会满口喜笑，满舌欢呼——这是真信仰特有的喜乐。

二、南地的河水复流——祈求更完全的归回

从第四节开始，诗歌出现一个转折。诗人没有一直停留在欢喜中，他开口祷告：“耶和華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126:4）

为什么还要这样求？不是已经归回了吗？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归回只是第一批的一小部分人。还有大量犹太人仍然留在巴比伦、留在波斯各地，没有归回。即使已经归回的这批人，回到耶路撒冷一看，也是一片废墟——圣殿需要重建，信仰需要重整，生活需要重新安顿。归回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的过程。

所以诗人虽然欢喜，却没有满足。他没有说“我已经回来了，其他人我不管了”。他的心里还牵挂着那些尚未归回的人。这种心肠，就是被掳归回者真正的记号——你经历过回来，你就知道还在被掳中的人有多苦，你就不会只顾自己。

“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这是个很生动的比喻。以色列南地是干旱的旷野地带，平时河床是干涸的。但在雨季，突然之间水就从上游冲下来，干河床一下子满了。这不是慢慢积累的结果，是恩典突然降临。诗人祈求的就是这种突然的、神迹般的复兴——让被掳的人大批归回，如同河水复流一般势不可挡。

今天教会也需要这样的祷告。我们中间有人已经蒙恩归回了一一从世界里出来了，从罪里出来了——但我们要看见，还有那么多人在巴比伦，在世界的奴役中，在罪的捆绑里。我们不单单要为自己欢喜，要为他们祈求：“主啊，求你使他们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

三、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第五、六节是全诗最触动人心的地方：“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126:5-6）

这是什么意思？这说的是：归回不是终点，归回之后还有艰难的工作要做。想象一个归回者，他回到耶路撒冷，地是荒凉的，城是破败的，田地多年没有耕种，已经长满荆棘。但他带着种子出去，一边流泪，一边撒种。可能是因为撒种

的时候风沙刮脸，可能是想到过去国破家亡的苦楚，可能是看到眼前荒凉的景象心里发酸，也可能是把仅有的口粮当作种子撒下去，不知道能不能长出来——但他带着盼望撒下去。

这就是预备其他人归回的人要付的代价。那些先归回的人，不是坐下享福，而是要流泪撒种——为还没有归回的人做预备，为后续的复兴付代价。历史上正是如此。第一批归回的所罗巴伯带领百姓重建圣殿，却屡屡受阻，工程停工十几年；多年后以斯拉回归，教导律法，带领百姓悔改；又过些年，尼希米回来修城墙，抵抗四围的仇敌。每一波归回，都伴随着眼泪和争战。

流泪撒种的人，不是弱者和悲观者。他们是带着种子的人。他们虽然流泪，却没有扔掉种子；他们一边流着泪，一边照常撒种。这就是有盼望的人：不是因为现在轻松愉快才有干劲，而是因为相信应许，所以在流泪的时候仍然撒下种子。

“必欢呼收割”——这是应许。撒种的时候是苦的，收割的时候却是甜的。而且收的比撒的多——是“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是丰盛的收成。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撒种。你如果不撒种，就不会有收割。许多时候我们只看见自己眼前没有收割，就灰心了；却忘了可能现在还处于撒种的阶段，还没有到收割的季节。撒在土里的种子，要经过死亡、浸泡、发芽、生长，才能抽穗结实。这个过程，需要忍耐等候。

保罗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加 6:9）又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 6:8）这原则不只适用于个人灵命，也适用于整个教会的服侍。传福音是撒种，教导神的话是撒种，用生命影响下一代也是撒种。你在这个时代种下纯正信仰的种子，到了下一代、下下一代，他们就要带着禾捆回来。

所以服侍主的人最怕什么呢？不是苦，不是累，不是流泪——最怕的是没种子可撒。什么种子？就是神的道，纯正的福音。你不是靠自己的汗水变出收成，你只是把神给你的种子撒下去，神自己叫它生长。你今天若是因为服侍而流泪，不要怕，到了时候就必欢呼收割。

四、在归回的路上，你我都是流泪撒种的人

诗篇 126 篇是上行之诗。为什么在朝圣的旅途上要唱这样一首歌？因为走路的人需要安慰和盼望。一路上有风沙，有疲惫，有害怕，也有眼泪。但神借着这诗篇提醒我们：你不是在做梦，你的归回是真实的；你不是白费力气，你的撒种

是有收成的；你的眼泪不会被忘记，有一天你要带上禾捆快快乐乐地回家。

这道理在整个救赎历史上都是如此。主耶稣自己就是“那带种流泪出去”的人，祂在世上流泪撒下天国的种子，甚至为耶路撒冷城哀哭；祂把自己的生命如同一粒麦子种在地里死了，第三天复活，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现在祂带着禾捆在天上，欢欢乐乐地坐在父的右边。而所有属祂的人，也是跟随祂的脚踪，在这世界流泪撒种。

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一切难处，一切看似无果效的服侍，一切忍耐和等候，都是在撒种。无论你是为人父母的，为子女的信仰流泪撒种；是作传道的，为教会的复兴流泪撒种；是一个普通信徒，为身边的灵魂流泪撒种——记住这应许：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阿们。

默想：

- 我有没有“好像作梦”的经历——回头看自己信主前后的改变，不能不承认“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

- 我目前是否处于“流泪撒种”的阶段？我所做的一切似乎还没有看到果效，我是否还敢带着种子出去，一边流泪一边撒？

- 我手里有没有“种子”——就是神的道可以撒出去？还是我已经灰心到一个地步，连种子都收起来了？

127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

金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诗篇 127:1）

从 126 篇“流泪撒种的欢呼”走过来，127 篇像是一盆凉水浇在头上。上一篇说：撒种必有收成；这一篇却说：你所建造的、你所看守的、你所劳碌的，若没有耶和华在其中，全都是枉然。这不是互相矛盾，而是更深的提醒——连那流泪撒种的服侍，若不是神自己在建造，也不过是人自己的热忱罢了。

一、从所罗门的虚空中得出的教训

诗篇 127 篇是所罗门的上行之诗。比起前面大卫所写的诗篇，这一首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诗人的视角从一个一生奔波流亡的人，转向了一个坐拥王国鼎盛、拥有一切智慧与财富的人。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有智慧的王。在他治下，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他建造了圣殿，修建了王宫，贸易和军队都极其强盛。可所罗门在这里所说的第一句话却是：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惟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127:1-2）

写出这首诗篇的人，恰恰是一个什么都拥有了、什么都做到了的人。这样的人说的话，分量是不同的。他不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而是吃遍了所有的葡萄，然后告诉你：若没有耶和华，这一切都是虚空的。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本身所做的难道不算吗？他也在画图纸、也在搬砖、也在劳苦，但从终极来看，他的劳力归于枉然。这不是说他什么都没干，而是他所干的一切，在神的面光之外，不能存到永远。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看守的人即使昼夜不打盹，也是白费力气。这就推到了极致：人的努力，一旦离开了神的同在，就什么都不是。

然后所罗门讲到劳碌——“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这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甚至可以说是很勤勉、很规矩的生活。但所罗门说，这样的生活“本是枉然”。为什么？因为没有耶和华的同在，一切的劳碌只是汗流满面，

归到咒诅之下的虚空循环。人早上起来忙，晚上累得半死睡下，第二天早上再起来忙，最后归于尘土——这就是《传道书》里所说的“虚空的虚空”。

“惟有耶和華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是全诗篇的钥匙。枉然的反面不是“成功”，不是“效益”，而是“安然睡觉”。一个人能不能安睡，不在乎他有多了不起的成就，而在乎他是不是耶和華所亲爱的。换句话说，人活在世界上，最大的福气不是你能盖多高的楼，而是你能躺下就睡着。为什么睡不着？因为心里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因为一切都要靠自己撑，而人不是神，撑不住。所以能安然睡觉的人，是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的人。

二、儿女是产业，是箭袋充满的勇士之箭

诗篇第二部分突然转向儿女：“儿女是耶和華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祂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127:3-5）

这个转折很突兀。前面还在讲不要靠自己建造，这里突然讲起儿女来了，其实这正是所罗门的智慧所在。一个人劳碌了一辈子，盖了房子、攒了钱财、挣了名声，然后呢？他死了。死后谁来继承？谁来延续他的劳碌？如果儿女不敬畏神，他所建造的一切都可以在一代之间化为乌有。所罗门自己就亲身经历了这一点。他的父亲大卫一生建造了属灵的根基，所罗门自己也曾在这根基上被建立；可他晚年因娶很多外邦公主，最后随她们拜偶像，偏离了正道。他死后，他儿子罗波安一句话就使国家分裂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中，十个叛离了。所罗门用自己的智慧维持国家和平，不到一代就开始分裂。他有资格讲这句话：如果不在神的真理原则上建造，就是枉然建造；如果你的儿女不继承你的信仰，你一生所有的劳碌都是枉然。

所以他把儿女称为“勇士手中的箭”。箭不是自我存在的装饰品，箭要射出去。你手里的箭如果连靶子都打不中，那你的箭袋满了也白满。这里的应许是：“箭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城门口是古代社会处理公共事务和审判争讼的地方。仇敌在这里可以指任何敌对势力——可能是法律上的对头，可能是毁谤者，可能是攻击信仰的人。一个人若有一群正直勇敢的后代，他就不是孤军奋战；而这些“箭”，是被他用心打造、在神的道上训练过的，所以他们能站上城门口，为真理说话而不羞愧。

这是神给祂百姓在世上的一个应许：你的劳苦，如果是在耶和華里面，就不会断绝。你的儿女承接你从神得来的信心和智慧，他们就成了你的力量，成了你在仇敌面前不至于羞愧的保障。

三、不单是肉身的儿女，更是属灵的后裔

这段经文的意思还不止于此。从新约的眼光看，“儿女”不只是肉身的后裔，更是指属灵的后裔——就是在真道上所生的儿女。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儿提摩太”（提前 1:18），对提多说“照着共信之道作我真儿子的”（多 1:4）。彼得称马可是“我儿子”（彼前 5:13）。这不是肉身的父子关系，而是信仰上的传承。

主耶稣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太 12:50）真正的家人关系，是在基督里被重新定义的。我们自己生的儿女代表了我们肉身上的传承，但这种传承因为人的罪，往往都变成了枉然。我们的儿女如果不信仰，非但不能成为我们的产业和赏赐，反倒成了噩梦。所以，在神的恩典之下，在神的旨意里面延续下来的儿女才能真正成为我们的产业和赏赐，成为我们的安慰，才能使我们在仇敌面前不至于羞愧。所以教会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勇士之箭”，在城门口——就是世界的公共领域、思想领域、文化领域——为真理作见证，不以为耻。

所罗门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你所建造的，若没有传承，就是枉然。一间教会，一个家庭，一个基督徒的一生事工，若没有在真理中培养出能接棒的人，将来在城门口面对仇敌的时候，就没有人替你说话。你只能孤军奋战。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各自为战，而是要让“箭袋充满”——有足够的属灵儿女，一同站在城门口，不至于羞愧。

四、枉然与安然的区别，只在于是不是在基督里

诗篇 127 篇的两段讲的是同一件事：人若不在耶和华的恩约中做一切，就都是枉然。建造枉然，看守枉然，劳碌枉然；同时，我们需要有人延续我们的工作，否则，我们的一切就都成为枉然。

所以我们要按着神的旨意建造房屋，就是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建造我们的家庭，教育我们的后代。我们需要箭袋充满的预备，儿女就是神所赐的产业和赏赐，不管是在家庭里看到孩子们能继承我们的思想，还是在教会里看到弟兄姐妹能够传承正统信仰，回归福音古道，我们盼望看见这样有福的光景，能够在仇敌面前，不至于羞愧，那么我们就能安然，不再是枉然。

主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

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太 7:24-27）两个人都在盖房子，都在劳碌，都在努力盖一个能遮风避雨的家。区别不在于谁更努力，而在于是否听话去行。听主的话而去行的，是在磐石上建造；听主的话不去行的，是在沙土上建造。所罗门一生经历了这两种建造。他在大卫信仰根基的磐石上建造过，也在外邦妃嫔引来的偶像沙土上建造过。他比谁都明白，同样是房子，结局完全不同。

今天的我们也一样。你每天都在建造——用你的时间，用你的精力，用你的选择，用你的言语。你每天也在看守——看守你的家，看守你的事业，看守你的健康，看守你的名誉。你每天也在劳碌——清晨早起，夜晚安歇。但你要问自己：我这一切到底是在耶和华里面做的，还是在耶和华以外做的？我是靠自己在撑，还是相信“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

如果你是在耶和华里建造的，那么你的儿女——无论是肉身的还是属灵的——就是耶和华给你的赏赐。你要像磨箭一样打磨他们，训练他们，使他们将来能在城门口站立。若不是耶和华建造，一切都是枉然；但若是在耶和华里建造，连你睡觉的时候，祂都在工作。阿们。

默想：

- 我每天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劳碌所得的一切，是在耶和华里面做的，还是在耶和华以外做的？我能否在神面前诚实地问自己？
- 我夜里躺下时，能不能“安然睡觉”？我的不安，根源是不是在于我一直在靠自己在撑？
- 我的儿女——无论肉身的还是属灵的——是否正在被训练成为“勇士手中的箭”？我有没有为神的国培养能接棒的人？

128 篇 敬畏耶和华的福分

金句：凡敬畏耶和华、遵行祂道的人，便为有福。（诗篇 128:1）

127 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一切都是枉然”，128 篇紧接着从正面描绘：那个在耶和华里被建造起来的生命和家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一幅可触摸的图景。

一、真福分的根基：敬畏与遵行

“凡敬畏耶和华、遵行祂道的人，便为有福。”（128:1）

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宣告。但我们要注意，敬畏耶和华、遵行祂的道，并不是人用来换取祝福的功德，而是人在恩典之约中对神的回应。你的信心在哪里，你在顺服什么样的道路，你的这个选择也不是出于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而是出于上帝的祝福，就是让你看到谁才是可信的。主耶稣说过，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太 7:24）。“听见”是恩典，“去行”是信心的果子。敬畏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你承认祂是造你的主，是审判你的主，也是拯救你的主。你开始认真地对待祂的吩咐，因为你知道你的生命是祂掌管的。

诗人接着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128:2）这听起来像是物质上的祝福。但如果我们仔细看，这里的重点是“吃劳碌得来的”——你劳碌了，你能享受自己的劳碌所得。这听起来很平常的事，在圣经中本身就是恩典。《哈该书》里神对悖逆的百姓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该 1:6）。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神的约之外劳碌，咒诅就临到他们的劳作。所以反过来看，一个人能在神面前安然吃自己劳碌所得的，这本身就是蒙福的标记。

“事情顺利”也当按着这个原则理解。顺利不是世界上所说的一帆风顺、心想事成，而是你在神所设立的规则之下行事，因此得着了祂暗中的护佑。你种的是什麼，你收的是什麼；你顺着圣灵撒种，就从圣灵收永生。顺服神所设立的法则，无论是物质世界的定律，还是属灵生命的原理，你顺着走，自然就亨通。这就是义人的顺利。

二、家庭的福分：妻子在内室，儿女围绕桌

第三、第四节是这幅福分图景最美的地方：“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128:4）

这里有两个比喻，都和农业有关。妻子被比作“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是在

内室的。这强调的是有一个有次序的家庭结构：妻子在内室，以家庭为她的主要工场。葡萄树是一种需要精心修剪的树，不修剪就疯长旁枝，结不出好果子。而修剪的责任在于丈夫——用水藉着道把妻子洗净，使她成为圣洁（弗 5:26）。这修剪就是牧养，是舍己的爱。丈夫要负责任，把握方向，牧养自己的妻子，教导管理，让其多结果子。主耶稣也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你们是枝子。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祂就剪去；凡结果子的，祂就修里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约 15:1-5）。

儿女被比作“橄榄栽子”。橄榄树的特点是什么？它能活几百上千年，而且新树是从老树的根部发芽长出来的。夫妻关系理顺之后，就可以按真理教养儿女。所以儿女围绕桌子，就是以父母为中心，听从父母的教导和治理，这是正确的次序。就像嫩芽一样，从父母这棵橄榄树发出来，渐渐长大，有一天也要成为独立的大树。

但现在家庭的次序常常是颠倒的，孩子为中心，父母加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围着一个孩子转。丈夫失去了作为家庭的头的作用，妻子也在各种压力下不安于内室。所以敬畏耶和华的人，要恢复神设立的次序——丈夫不逃避作为头带领的责任，妻子作丈夫的帮助者，儿女在父母的牧养下成长，如同橄榄栽子。

这并不是说姊妹不能在外工作，或贬低姊妹的价值。重点是说姊妹的心要在家庭中，谦卑顺服神设立的次序。你可以请保姆打理家务，但不能把你的职分也外包出去。你是这家的女主人，要负起责任，完成神托付的使命。在今天这个支离破碎的时代，这尤其重要。

三、锡安的福，耶路撒冷的好处

这样的福分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呢？第五节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128:5）

这里把家庭的福分，紧紧连结于锡安——就是神的圣殿、神的教会、神真理被传讲的地方。大卫明白这个道理，所有真以色列人都明白：我的家庭能不能蒙福，决定因素不在我个人的道德修养，而在乎锡安有没有平安，耶路撒冷有没有真理。因为一切的福分，是从神的同在流出来的。

今天应用在教会身上，也是同样的原则。如果一间教会失去了纯正的信仰，讲台上不再传讲真道，那么就算会众个个都很有修养、很有文化，这间教会也不能带下真正的福分。反过来，只要有真理在这里被忠心传讲、被谦卑领受，那么哪怕聚会的地方简陋，哪怕信徒人数稀少，神所应许的福分也不会断绝。

一个人如果只顾自己家过得好，却不在乎教会荒凉不荒凉，不在乎神的殿有没有人守望，他就没有真正明白福分的源头在哪里。诗人说“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意思是你要亲眼看见，不是道听途说；你要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去体验，去确认，你所得的福真的是从锡安流出来的。

四、看见儿女的儿女，平安归以色列

最后一节把镜头拉远：“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128:6)

“儿女的儿女”就是第三代的延续。这是神对义人的极大安慰——你不但自己蒙福，你还要看到你的子孙在约中行走。这当然不是说义人的后代个个都会信主，而是应许：在约的范围内，神必保守一条敬虔的谱系，不至于断绝。即使中间有起伏、有叛逆，神总会保守祂的教会和祂的百姓，一代一代传下去。

不过，这句话也有反面需要我们警戒。如果你看见你的儿女不走正路，你儿女的儿女更偏离正路，那种痛苦是极深的。所以诗人不是在讲童话，而是在呼召我们竭力进入这应许。你要在神面前谨慎自守，把信仰传给下一代，不是靠说教，而是你实实在在地敬畏耶和华，遵行祂的道。你的儿女看见你怎样在神面前安然，怎样在压力下不伸手作恶，怎样以神的教会为乐，他们就看见了什么是真实的信仰。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是诗篇 125、128 篇反复出现的祝福。这里的平安不只是没有战争，而是指着人在圣约的覆盖下，罪得赦免，与神和好，灵里稳妥的那种安息。当一个人有这种平安的时候，无论遭遇什么，他里面总有一个锚，又坚固又牢靠，通入幔子内（来 6:19）。

五、从枉然到安然，从个人到全家

诗篇 128 篇与 127 篇是一对。前一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一切都是枉然。后一篇说：敬畏耶和华、遵行祂道的，必要这样蒙福——吃劳碌得来的，妻子在内室如葡萄树，儿女围绕如橄榄栽子，一生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看见儿女的儿女，平安终归于以色列。

这是上行之路上的一道明亮光芒。我们不是走向一个虚无的理想，而是走向一个实实在在、有神应许的平安之家。这个家在地上的缩影就是教会和家庭——丈夫、妻子、儿女、众圣徒，都在神的真理中被恢复次序，都在基督的十字架里

找到赦免，都在圣灵的护理之下成长。

所以在天路上行走的时候，不要单单看自己今天所受的苦，也要举目望这应许：有一天，你要吃你劳碌得来的，你的家要在真理中被建立，你的儿女要像橄榄栽子一样围绕你的桌子，你要在你的教会中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你要在神的城中得享平安，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默想：

- 我每天所劳碌的，我是否能在神面前安然享受？还是我的劳碌常伴随着焦虑、空虚和“破漏的囊”？

- 我的家庭，是否正在按着神的次序被建造——丈夫承担带领的责任，妻子成为帮助者，儿女在真理中被牧养？

- 我是否真的从心里关心教会的荒凉与兴旺，明白我家庭的福分是从锡安、从耶路撒冷流出来的？

129 篇 屡次苦害未被胜过

金句：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诗篇 129:2）

从 128 篇那幅“妻子如葡萄树、儿女如橄榄栽子”的美好图景，一下子跳进 129 篇，就像从温暖的家里被推到寒风刺骨的街上。前一篇还在讲敬畏耶和華的人怎样蒙福，这一篇开口却是“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福分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苦害又从何而来？诗人的回答不是解释“为什么”，而是宣告一个事实：苦害虽多，却没有胜了我。

一、从 128 篇到 129 篇：福分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129:1-2）

把这两篇诗篇放在一起看，一前一后，天堂与深渊并立。一个敬畏神、行祂道的人，真实的经历不是天天风和日丽，而是一路苦害、一路逼迫。这就把我们从那种一厢情愿的信仰幻想中摇醒了。有人说，“信耶稣就好了，一切就顺利了”，可是诗人说，“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而且他重复了两遍。以色列代表神的教会和神的百姓。着说明，从教会诞生开始，就受敌人的苦害。从我们信主开始，以及我们整个生命的成长过程，会一直经历敌人的苦害。

所以我们要面对一个很实际的问题：128 篇讲的福分到底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129 篇的苦害又从何而来？诗人解答了这个疑问，谜底就在“却没有胜了我”。

神的百姓在地上必定受苦。因为他们活在敌对神的世代，撒但的势力还没有被彻底收拾，世界的谎言笼罩着众人。一个人一旦从世界转向锡安，他首先迎来的不是掌声，而是敌人的苦害。但这个苦害有一个界限——它不能胜过我们。我们可以被打击，但不会被毁灭；我们可以被苦害，但我们的信心不会被夺去。这不是因为我们有本事，是因为耶和華砍断了恶人的绳索。

二、如同扶犁而耕：苦害是被神使用的工具

诗人用了一个极其贴切的比喻来描述仇敌的苦害：“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扶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129:3）

扶犁而耕是什么？是农夫在耕田。耕田是什么意思？是为了撒种。诗人没有简单地说，“敌人打我、害我”，而是用犁地来比喻。这说明这些苦害，在神的手中不是无意义的折磨，而是被神用来做松土的工作——为的是后面可以撒下恩典的种子。仇敌想毁灭你，神却借此耕种你。仇敌举起犁头的时候，心里是要置你于死地的，但至高者的手在他们之上，把这犁头转成了耕耘你心田的工具。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 8:28）。你不是白白受苦。你身上的每一道犁沟，将来都要长出新的生命来。若没有这些翻耕，你里面那层旧土和硬壳就破不开，神的种子就落不下去。所以主允许祂的仆人受苦，正如农夫让犁刀入地。

但是诗人接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耕的犁沟甚长。”这说的是仇敌过分的苦害。他们作工具的时候，不是照着主人的分寸作，而是随自己的骄傲狂妄，超过了神的量定。这是圣经一贯的讲法——神用亚述、巴比伦管教以色列，但这些外邦人不按神的量定而行，而是极其残忍，所以神也要审判他们。同样的道理：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仇敌那些超限的暴行，都会成为他们在神面前的罪证，末后必定报应。义人在受苦的时候要信这一件事：我的主看见，我的主记着；到了时候，祂要行公义。

三、耶和华的公义：砍断绳索，恶人不能永远掌权

“耶和華是公義的；祂砍斷了惡人的繩索。”（129:4）

这句话是 129 篇的中心枢纽。前面说到从幼年苦害不断，说到背上被犁，说到犁沟极长——这一切听上去让人窒息。但就在这里，诗人把眼睛从环境转向耶和華，发出一个信心的宣告：耶和華是公义的。

你有没有想过，“砍断了恶人的绳索”这个说法有多具体？绳索是捆绑人的。恶人用绳索捆住你，叫你动弹不得，叫你没有自由。那条绳索可能是外在的逼迫，可能是内心的恐惧，可能是罪的控告，可能是撒但的谎言。你感觉自己被绑住了，翻不了身。但诗人说，耶和華是公义的，祂把绳索砍断了。

在哈巴谷的时代，先知面临同样的问题。神告诉哈巴谷，祂要兴起迦勒底人来审判犹大。哈巴谷就问：你怎么能用比以色列人更恶的人来施行审判呢？你的公义在哪里？神回答他：迦勒底人也逃不掉神的审判。他们如今的得势不是永远

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哈 2:4），而恶人自取灭亡。在罗马时期，基督徒受到非常严苛的逼迫。但使徒保罗对教会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者：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 12:19）这就是从旧约到新约一贯的原则：恶人的得胜是暂时的。我们的主在背后掌权，祂的公义一定要最终彰显出来。恶人的绳索总会被砍断，义人必因信得生。

你可能会问：什么时候砍断呢？有时候是在今世。法老追到红海边，耶和华把追逼的绳索砍断了；亚述大军围困耶路撒冷，一夜之间十八万五千人被神的使者击杀，耶和华把围困的绳索砍断了（王下 19:35）；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神封了狮子的口，恶人的绳索也被砍断了。有时候，这些砍断是在今世看得见的。但也有许多圣徒是一生受苦，到死也没有看见环境改变。他们是在哪里看见绳索砍断的？是在复活里。神让他们殉道，是为了让他们不再受绳索的捆绑；灵魂离开身体的刹那，他们就彻底自由了。无论是哪一种，耶和华必定砍断恶人的绳索。

四、恨恶锡安的必蒙羞，如房顶上的草

第二部分从第五节开始，是对恨恶锡安之人的宣告：“愿恨恶锡安的都蒙羞退后。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就枯干。收割的不够一把，捆禾的也不满怀。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129:5-8）

这里的“愿”，不是诗人的盼望，而是远远看见了即将发生的结果。这里有几个画面，层层递进。首先，“蒙羞退后”——他们曾经张狂，有一天却要羞愧地后退。不是主动回头悔改，而是面对公义的审判不得不退。然后，“像房顶上的草”。巴勒斯坦的房顶是用泥土覆盖的，草种落在里面，因为土极浅，就很快发芽，长出来，可是没有根。太阳出来一晒，还没等到长成就枯干了。那些逼迫教会、抵挡真理的势力，看起来像庞然大物不可一世，其实只是房顶的草。他们的声势只是表面的，底下没有根。今天看起来铺天盖地，来势汹汹，明天被神的手一拨，就化为乌有。

“收割的不够一把，捆禾的也不满怀”——这不是说收成不太好，而是根本就没有收成。他们在世上投入了一切，也煊赫一时，可是到最后，他们什么都没有。死亡的镰刀一来，能带走的有什么呢？连一把都凑不齐。这就是恶人的结局：轰轰烈烈一场，到头来两手空空。

最可怕的是最后一句：“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也就是说，他们是与上帝的祝福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在以色列的习俗中，收割季时过路的人会对田里劳作的人说这句祝福语。这是最

起码的人情和礼貌。但诗人说，将来这些逼迫教会的人被神砍断的时候，最后缩小到不够一把的时候，也得不到神的一点祝福，连过路的人也不为他们祝福。这不是神的严苛，而是他们自己所犯的罪已经是到了这个地步——他们不是一般的不信，他们是明明看见神的工作、神的能力，还偏偏要敌挡到底。有些人做某些事情，是能被赦免的。但有一些事情是不能被赦免的。这里说到仇敌对教会的苦害，在本质上对上帝的抵挡，最后就会成为不得赦免的罪。那些在初期教会逼迫基督徒的犹太人，那些烧死殉道者的罗马人，那些在历史上用火刑柱对付圣徒的权势——他们很多人在活着的时候都见过基督徒的见证，都听过福音，但他们硬着心肠，把恩典的时间都耗费尽了。等到他们被割下的时候，连过路的人都不会说一句祝福的话。

五、苦害与绳索，都在耶和华手中

诗篇 129 篇没有多少柔和的语句，它像是一把快刀，干净利落地把善恶两条路的结果摆在你面前。但你仔细看就发现，这诗篇不是人在咒诅仇敌，而是信徒在凭信心宣告：耶和华是公义的；恶人的绳索终必被砍断；恨恶锡安的势力终必如草枯干。

我们今天若是在教会中受逼迫，或在信仰上遭遇攻击，或在家庭和工作上因为敬畏主的缘故被人轻看、苦害，不要以为奇怪。教会从幼年以来就是如此。但也不要丧胆，因为那位公义的主已经看见了。祂若许可这些事临到你，那犁头就在祂手中掌着分寸。祂可以在任何时候砍断绳索，祂也必定在你承受不住之前给你开一条出路。如果祂暂时没有砍断，那是因为祂要用这些犁沟，在你的生命中种下永远的收成。

我们不是自己凭血气去报仇，也不是在苦害中自怨自艾。我们要像诗人一样，站在耶和华公义的角度，用信心的眼光望向结局：恨恶锡安的，必如房顶草；倚靠耶和华的，必见恶人的绳索被砍断。阿们。

默想：

- 我过去所受的苦害，有没有在我里面留下“犁沟”？我是否能在信心中看见，神要借着这些犁沟撒下恩典的种子？
- 我身上是否正绑着某条“恶人的绳索”——恐惧、苦毒、罪的控告、环境的压制？我是否相信耶和华是公义的，祂必砍断这根绳索？

- 当我看见逼迫教会、抵挡真理的势力似乎猖獗一时，我的反应是惧怕、愤怒，还是能平静地宣告：他们不过是房顶上的草？

130 篇 深处的求告

金句：主耶和华啊，你若究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诗篇 130:3-4）

从 129 篇“屡次苦害未被胜过”走过来，诗人的笔忽然沉了下去。前面讲的是外面的敌人、背上的犁沟、恶人的绳索，到了 130 篇，所有的喧嚣都退去了，只剩下一个人在最深的深处，从心底发出呼喊。他不再看仇敌，他看的是自己——和自己里面的罪。上行之路走到这里，揭开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真正能把人毁掉的，不是外面的苦害，而是里面的罪孽。而唯一能解决罪的，是神的赦免之恩。

一、罪孽使人落入深处，深处催逼人向神呼喊

诗人开口就说：“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130:1-2）

这个“深处”是什么？如果我们把 128、129 和 130 篇连起来看，就能看到一个非常真实的属灵轨迹。128 篇描绘了敬畏耶和华之人蒙福的图景——一个人劳碌有收成，妻子在内室像葡萄树，儿女围着如橄榄栽子，一生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129 篇立刻翻转，以色列人回顾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如同扶犁的在背上犁地，犁沟甚长。到了 130 篇，则彻底跌入深处。

这深处不是一般的难处，而是人完全无能为力的绝境。在圣经中，“深处”有时指大水深渊，有时指心灵极度的愁苦。约拿在大鱼肚子里，从深处向神祷告；大卫在罪中被击打，从深处向神呼喊。所以这里的深处，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外在仇敌的苦害，以及内心罪孽的重压。仇敌的犁头在你背上犁了那么久，伤口是深的；但更深的，是你里面的罪。人若只是被仇敌苦害，尚能在神面前喊冤；但若在苦害中看见了自己的污秽、软弱和不信，就连喊冤的资格都失去了，只能从深处呼求怜悯。

而就是在这样的深处，诗人没有绝望，他发出呼喊。这本身就证明恩典已经在动工了。最可怕的深处不是受苦，而是麻木——你落在深处，却不知道向神呼求。一个人能在深处里想起耶和华，并且开口祷告，这已经是圣灵的保守。诗人

说“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他心里迫切，这迫切本身就是信心在深处的表现。

二、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

接下来是这首诗最核心的两节：“主耶和华啊，你若究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130:3-4）

这话绝不是随便说说。一个人没有真正面对过自己内心的黑暗，没有在被神光照时看到过自己里面那些污秽、自私、不信的根，就不会觉得“究察罪孽”有多么可怕。他也许也能讲“谁能站得住呢”，但这可能只是道理上讲讲。只有那些被圣灵带到神的光中，看见自己本相的人，才真知道这句话的重量。

究察罪孽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照着祂完全的公义，拿着祂全知的记录，一条一条地来审问我们。不是大体上看看，而是一件一件追究到底。连心里隐藏的动机，连自己都忘了的恶念，连自以为义的骄傲——都要究察。如果神这样做，谁能在祂面前站立得住呢？没有人。约伯在神显现之后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伯 42:6）以赛亚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立刻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赛 6:5）这就是人面对神的真实反应。

但是，诗人说了一句改变一切的话：“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这是一个何等巨大的“但”字。神究察罪孽，我们都站不住；但在神那里有赦免之恩。赦免不是神轻描淡写地算了，而是神自己付上代价，使公义与慈爱相会。所以这个赦免之恩，非但不让人放肆，反倒叫人敬畏。一个人若真知道自己罪有多大，又真知道自己的罪被赦免了，他必然心里生出敬畏。赦免不是廉价的，是基督的宝血赎回来的。真正蒙赦免的人，会像那个有罪的女人一样，用眼泪洗耶稣的脚，用头发擦干（路 7:37-38）。他不会说，“反正有恩典，就继续犯罪吧”，他会战兢而喜乐地活在神面前，因为他知道这恩典有多贵重。

三、等候主，像守夜的等候天亮

诗人又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130:5-6）

“守夜的等候天亮”——这是一个极其贴切的比喻。古时城墙上守夜的兵丁，在漫漫长夜中只有一个盼望，就是天亮。夜晚是危险的时候，野兽可能来袭，敌

军可能偷袭，各种看不见的恐惧笼罩着守夜人。但他知道，黑夜不是永远的，天一定会亮。他所能做的就是守住岗位，等着看东方的第一缕曙光。这种等候不是被动的无所事事，而是带着职责和期待的守望。

诗人说，我的心等候主，胜过守夜的等候天亮。为什么？因为天一定会亮，这是自然规律，人人都知道。在黑暗中等待天亮，至少他能确定——只要时间过去，天亮必定来临。但等候耶和华的赦免和拯救，是需要信心的。肉眼看不出什么改变，仇敌还在周围，内心的愧疚还压着，罪孽的感觉还没有散去。可是诗人仍然等候，并且重复了两遍“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

他凭什么等呢？凭耶和華的话。“我也仰望他的话”——这是他在黑暗中能够等下去的唯一原因。神说什么，他就信什么。神应许赦免之恩，他就信这赦免必临到；神应许救赎，他就信这救赎必成就。他不是在空想，他是有确据的。守夜的人能等，是因为他知道天一定会亮；信徒能等，是因为他知道神一定会照祂的话行事。主耶和華说过的，就绝不反悔。

四、祂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

诗的结尾把个人的呼求扩大到整个以色列：“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華，因祂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祂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130:7-8）

诗人从自己的求告开始，最后转向对所有的百姓发出呼吁。这说明他经历的神不是他私人的，而是全以色列的神。他的赦罪、他的拯救，是神在祂的约中对祂百姓共同施行的。耶和華“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这“丰盛”二字极为宝贵。神的救恩不是勉强够用，不是紧巴巴地拉你一把，而是丰盛的。就像浪子回家，父亲不是只给一碗饭，而是把肥牛犊宰了，把戒指给他戴上，把袍子给他穿上。神赦免人不是赦一部分，而是完全地、丰盛地赦免。

“祂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这是 130 篇最高的宣告，也是整个上行之诗从 120 篇一路走来最根本的答案。120 篇诗人急难中求告，是因为被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所害；121 篇向山举目，从造天地的主得帮助；129 篇被敌人屡次苦害，却看见神砍断恶人的绳索。现在到 130 篇，终于把最深的问题揭开了——一切外在苦害的根源，是人的罪孽。若罪的问题不解决，即使逃脱了仇敌，自己仍是破碎的；若罪得不到赦免，即使回到耶路撒冷，仍然活在神的怒气之下。

所以 130 篇是整组上行之诗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以后，131 篇可以安静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132 篇可以期盼神在锡安的应许，133 篇可以看见弟兄和睦同

居的善和美，134 篇可以来到圣殿中举手称颂耶和华。都是因为有一个根基已经打好了——神在基督里有赦免之恩，祂必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孽。

五、愁苦与赦免的一体两面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最开头的问题：为什么 128 篇描绘的福分，和 129、130 篇的实际体验差距这么大？这差距不是矛盾，而是正说明了救恩的次序。神要把人的福分建立在一个永不摇动的根基上，那就是祂自己的恩典和赦罪。人若没有经过深处，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孽有多深重，他对恩典的认识就是肤浅的；而他若没有在深处碰见那位有赦免之恩的神，他的愁苦也永远得不到真正的解答。

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愁苦的时候，感觉自己无力站住的时候，不要先问“环境什么时候改变”，要先转向这一句话：“主耶和华啊，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罪才是愁苦的根源。但罪在神面前有解决之道，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今天比诗人大卫看得更清楚，我们已经看见那一位被举起来的人子。我们不必献牛羊，因为祂一次献上自己，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我们等候祂，不像守夜的等天亮——天已经亮了，主耶稣就是那晨星，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只是等候那完满的光，就是祂再来接我们的日子。

所以，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祂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祂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阿们。

默想：

- 我是否正处在“深处”？这深处是外在的苦害造成的，还是里面的罪孽造成的？我有没有在深处中向神发出呼喊？

- “主耶和华啊，你若究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我有没有真正被这句话光照过？我是否还靠着自己的“不错”在神面前站立？

- “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是否真正经历过罪得赦免的释放？这释放是叫我放肆了，还是叫我更加敬畏神？

131 篇 像断过奶的孩子

金句：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诗篇 131:2）

130 篇是在深处向神求告，那里有罪的重压和赦免的释放。到了 131 篇，深处过去了，暴风平息了，诗人的里面呈现出一种出奇的平静。不是麻木，不是懒散，而是一个被神对付过、被神赦免过、被神抱回来的孩子，躺在母亲怀中，不再挣扎，不再索取，单单享受同在。

一、与狂傲的生命相反：大卫的剖白

诗篇 131 篇是大卫的上行之诗，全诗只有短短三节，却是一个生命极其成熟的人才能发出的剖白：“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131:1-3）

这三句话，一句比一句深。第一句是对外，讲给别人的——我的心怎样，我的眼怎样，我的行事为人怎样。心不狂傲是说心里面的状态，眼不高大是说外在的认识，看得贴合实际。重大测不透的事不敢行，是指将来的计划，不去涉足那些属于上帝的领域。第二句是内省。我为什么能心不狂傲，眼不高大，不敢行重大测不透的事情，是因为我在神面前平静安稳。第三句是劝勉，从个人的体会转向对全以色列的呼召。

大卫是以色列的王，是勇士，是诗人，是一生南征北战、建立王国的人。这样的人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他有资格说这话。因为他曾经历过狂傲，也尝过高大，知道那是什么滋味。

他登基做王、战胜四围仇敌、住在香柏木宫殿中的时候。那时他看自己，大概觉得自己实在了不起。可是紧接着他就犯了奸淫、谋杀的大罪，从高处跌入深渊。拿单来指责他，他才看见自己的本相。晚年他数点以色列人，心里觉得自己兵强马壮、国势昌盛，结果神降下瘟疫，以色列人死了七万。大卫认罪，并在亚劳拿的禾场上筑坛。一个经历过这样管教的人，才说得出口“我的心不狂傲”——不是他没有狂傲的资本，而是他被神打掉了那个狂傲的根。

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

这句话尤能显出生命成熟的印记。“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指的是什么？是那些超出人能力认知范围的事，是关乎未来的决策，是只有神才知道结局的事。大卫在说：我不去碰那些我应该交托给神的事，我不强求明白一切，我不擅自伸手去干预神的计划。

这与今天许多人的心态相去甚远。我们总想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总想靠自己把事情安排得妥当，总以为自己可以控制人生的走向。结果呢？往往越是盘算，越生愁烦；越想抓住，越是一无所获。智慧的人都知道，人不是神。你只能看见眼前三尺远，你怎么敢为十年后的事拍胸脯？雅各书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作这事，或作那事。’”（雅 4:13-15）这跟大卫的祷告如出一辙。

狂傲是想自己作主，高大是把眼睛放在和自己不匹配的高处。只有被神对付过的人，才会学会一件事：神的事，我不敢碰；我的事，交给主。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放在一边；我只管好今天神摆在我面前的事，忠心地去做好它。

三、断过奶的孩子——真安息的形象

然后大卫说到他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他重复了两次，后面特别强调说，“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你能感觉到他在写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低头看自己的心，然后轻轻感叹：是真的，我真的安静了。

为什么用“断过奶的孩子”，而不是“吃奶的孩子”？吃奶的孩子在母亲怀中，是因为有需要——饿了，所以哭着要找母亲；找到以后就拼命地吮吸，得到满足才肯安静。这时候的安静是短暂的，是有条件的，是欲望被满足后的安歇。一旦下一次饿的时候，就又开始哭闹不安了。

但断过奶的孩子不是这样。他已经不再以母亲为奶水的供应站，他躺在母亲怀中单纯是因为那里是他最安稳的地方。他不哭了，不是因为他吃饱了，而是因为他已经过了那个“没奶就活不下去”的阶段。他安静地躺着，和母亲之间是一种安息、倚靠和信任的关系。

这正是大卫对他自己生命状态的总结。他过去像吃奶的孩子，现在他变了。他对神的爱已经不再建立在“神为我做了什么”的基础上，而是单单因为那是他的神，是他灵魂唯一可以安息的所在。他在神里面找到了不再需要“为什么”的平静。

一个人信主久了，如果生命真在长进，他祷告的内容是会发生变化的。起初是“主啊，我需要”，后来慢慢变成“主啊，我感谢你”，最后变成“主啊，在你这里就足够了”。断过奶的孩子不是不需要母亲了，而是他与母亲的关系被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不再索取，只享受同在。

四、安静不是天生的，是被打磨出来的

一个成熟安静的生命，必定经历过许多磨炼和管教。没有天生的平静安稳。人的天性是狂傲的，人的眼睛天生是高大的，人天生就想伸手去抓那些测不透的事。我们从小孩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还不会说话，就已经学会用哭声来操控大人了。这是从亚当里传下来的本性。所以安静不是人自然的状态，安静是恩典胜过本性之后结出的果子。

大卫是怎么达到这种安静的？是被扫罗追杀了十几年，是在洗革拉被自己手下人威胁用石头打，是被儿子押沙龙背叛、赤脚逃出耶路撒冷，是在数点百姓后被神击打、在亚劳拿禾场上献祭。他一生经历的苦难不计其数，但正是这些苦难，像一层一层的刀削斧凿，把他里面那个狂傲的旧人除掉，把那个要吃奶的欲望治死，把一个崭新的、安静的生命塑造成形。

所以我们今天若是在难处中，若是心里烦躁不宁，就要明白：这正是神在做事的时候。祂不是要为难我们，而是要把我们磨成能安静的孩子。什么时候我们停止了挣扎，停下了自己的方法，不再靠着诉苦、控告、逃避来过日子，而是单单伏在神的怀里，什么时候我们就尝到了真安息。

五、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

最后一节是整个诗篇公开的邀请：“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131:3）

大卫没有把这个经历藏起来，他立刻转过来呼吁全以色列——所有信靠神的人——都要进入这种仰望之中。注意，他没有说“你们要学我这样安静”，而是

说“当仰望耶和华”。安静不是修炼出来的，是仰望出来的。什么时候你定睛在主身上，什么时候你里面就安静了；什么时候你转眼去看风浪，去看仇敌，去看自己的条件，什么时候你就又浮躁起来。

仰望这个词，表示的不是消极无为，而是全然的倚靠和交托。断过奶的孩子躺在母亲怀中，不是因为他无所事事，而是因为他知道他所有的事都在母亲那里。所以一个仰望耶和华的人，不是不做事，而是做事的时候不狂傲；不是不思考，而是把测不透的事留给神；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之后能安然睡觉。

今天我们的信仰生活最缺乏的，可能往往不是知识，也不是热心，而是这种断过奶的安静。很多人心里装满了对未来的忧虑，装满了对人的不满，装满了对神的质疑。什么时候我们的心能在这些纷乱的念头中沉静下来，不再挣扎，单单仰望耶和华，我们就到了 131 篇的境界。愿主怜悯我们，使我们真像断过奶的孩子，躺在母亲的怀中。阿们。

默想：

- 我的心目前是狂傲的，还是安静的？我的眼目是否还在追逐那些“高大”的事？

- 我向神的祷告，更像一个“吃奶的孩子”——总在求、总在要，还是一个“断过奶的孩子”——以神自己为满足？

- 我生命中有哪些“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是我一直抓着不肯交托的？我愿不愿意放手，让神自己来掌管？

第三部：安居（132-134 篇）

赦免不是终点，是安居的起点。132 篇，大卫为神的居所心里火热，不容自己睡觉。一个在神怀里安息的人，最不能忍受神的殿荒凉。133 篇是整卷书最美的画面：弟兄和睦同居，好像膏油从亚伦的头上流到衣襟，好像黑门甘露降在锡安。这不是人维持出来的和气，是从元首基督流下来的恩膏。134 篇，朝圣者要下山回米设和基达了。临走前，他们回头对夜间在殿中守望的仆人说：“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仆人也为他们祝福：“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上行之路的终点不是离开世界，是带着锡安的平安回到世界。来的时候带着重担，走的时候带着祝福。天路客不是逃离者，是被差遣者。

132 篇 安息之所与永远的应许

金句：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诗篇 132:14）

131 篇是大卫个人的内心安静——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怀中。紧接着 132 篇却是一颗不能安歇的心——大卫为神的居所焦急，不容自己睡觉，直等到为耶和华寻得所在。这两篇看似矛盾，实则是一个成熟生命的一体两面：向内的平稳安静，向外的火热奔走。内心在神怀里安息的人，恰恰最不能忍受神的殿荒凉。

一、大卫所受的苦难，与他不肯安歇的心愿

诗篇 132 篇据说是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所作的诗歌，是一首“圣殿颂”。诗篇一开头就说：“耶和华啊，求你记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直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132:1-5）

大卫所受的“苦难”并不单指他在扫罗追杀下的流亡，也包括他为耶和华寻得居所这件事上所付出的代价。大卫心里有一个火热的心愿——神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约柜还在帐幕里，他不能容忍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殿中而神的约柜却在幔子里（撒下 7:2）。这不是律法主义的要求，而是出自爱神的心。一个人的心如果真爱神，他看见神家的事荒凉，自己就不得安宁。

大卫说“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这和他儿子所罗门在 127 篇说的“惟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并不是矛盾。127 篇的安然睡觉是交托，132 篇的不容睡觉是热爱和使命。一个有安息的人，并不是什么都不在乎，而是他因为已经在神里面得了安息，所以能够为神的事大发热心却不焦虑。他之所以不能安睡，不是因为担忧，而是因为爱火在心中燃烧。

大卫要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要特别留意这个称呼。雅各对神的认识，起初是偶发性的——他在伯特利枕石而睡，梦见天梯，醒来惊叹：“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又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是天的门。”（创 28:16-17）那是偶遇，是措手不及的恩典。到了雅各晚年，他在雅博渡口与神摔跤，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创 32:26）这是

抓住。但到了大卫这里，他说：我要为你寻得居所，你就住在这里，不要再离开了。这是从“偶遇”到“抓住”，再到“安住”——信仰从偶发性的经验，进到了稳定性的同在。大卫看到了：神愿意住在祂百姓中间。所罗门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神居住的，何况他建的殿呢（王上 8:23）？但是人需要上帝住在他们中间，好赐福给他们。这个圣殿不是为神预备的，而是为信仰的人作为神同在的标记而预备的。所以大卫要寻得一个上帝安息之所，与人同在的凭据。

二、约柜在以法他——从历史中寻回神同住的记号

诗人接着回顾以色列人在历史中寻见约柜的经历：“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琳就寻见了。我们要进祂的居所，在祂脚凳前下拜。”（132:6-7）

以法他是伯利恒的所在，是大卫的故乡。基列耶琳是约柜被非利士人送回后，长期存放的地方。在扫罗作王的时代，约柜几乎被遗忘，没有人去求问神。直到大卫登基之后，他才极力要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但这事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运送约柜时，大卫没有按律法的规定用利未人抬，而是用牛车拉。到了拿艮的禾场，牛失前蹄，乌撒伸手去扶约柜，神就当场击杀他。大卫因此愁烦惧怕，不敢把约柜运上来。直到后来他查考律法，明白神的规矩，才按着神所吩咐的方式，用利未人肩抬约柜，欢欢喜喜地将约柜运到大卫城（撒下 6:6-12）。

这段历史教导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人对神的热心必须按着神的法则来实行。大卫的心愿是好的，但第一次他用了非利士人的方式——牛车是外邦人的方法，不是神所指示的方法。今天在教会中也一样，不是有热心就对，热心要受真理规范。属灵的事不能用属肉体的方法来成就；服侍神不是凭自己的好意，而是凭神的定规。

“我们要进祂的居所，在祂脚凳前下拜”——约柜上面是施恩座，神说祂要在二基路伯中间与摩西说话（民 7:89）。约柜是神的脚凳，施恩座是祂的宝座。进到约柜面前，就是进到神面前。但谁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呢？约柜本身就是提醒人：神是圣洁的，人到祂面前来，必须有赎罪的血。如今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神为祂的百姓预备的天上的大祭司，祂一次性献上自己，就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我们只要到祂的面前认罪祷告，求祂的恩典就够了。

三、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

接下来是诗人在圣殿现场的祷告，也是全诗的枢纽：“耶和华啊，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民欢呼。求你

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132:8-10）

这是一个极有智慧的祷告。约柜要从大卫城迁入所罗门新建的圣殿，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之一。但诗人没有说“看哪，所罗门王多么伟大，为神建了殿”，而是从头至尾把祷告的凭据挂在大卫身上：“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

大卫此时早已安睡在列祖之中了。但神与大卫所立的约并没有随着他的死而过去。神曾经应许大卫：“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撒下 7:16）所罗门在这里所倚靠的，不是自己的能力和功绩，而是神对大卫所起的誓。他知道，如果是因为他自己，他不配坐在宝座上；他能站在神面前，完全是因为神在大卫之约中已经应许了恩典。

我们都应该这样祷告。我们到神面前来，不是因为自己做了什么，而是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所立的新约。所罗门借着大卫来到神面前。我们也借着中保——主基督来到神面前。我们要看到，在我之外，上帝把祂的恩典和祝福都放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神应许大卫的子孙永远坐在宝座上，这应许最终不是应验在所罗门身上（因为他的国不久就分裂了），而是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祂是那一位真正的受膏者，是那位永远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王。所以诗人说“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这句话，在终极意义上，是圣灵藉祂的口为基督求的。神不是看我们的功绩，而是看在祂爱子的面上悦纳我们。

“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民欢呼”——这是信心的宣告。在旧约里，祭司披上的是以弗得，是以细麻做的圣衣；但这里说的是“披上公义”。这已经超越了旧约祭司的礼仪服饰，指向了一件更深的事：神要赐给祂的仆人真正的公义为衣袍。主耶稣来到之后，我们都得以披戴基督。祂是那真祭司，祂用自己的血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所以圣民欢呼，不是欢呼圣殿的建筑有多华美，而是欢呼罪得赦免的福音。

四、这是我所愿意的——神自己的应许比人的心愿更坚固

诗篇最后一大段，是神对大卫之约的回应和坚定：“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132:11-14）

神拣选了锡安。不是锡安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是我所愿意的”。这是最根本的拣选之恩：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要选什么地方作居所，就选什么地

方。这是出于祂主权的爱，不是出于人的条件。

神说：“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我要叫大卫的角在那里发生；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132:15-18）

这里三个层面的祝福。第一，物质上的保障：“粮食丰满，穷人饱足”——神顾念祂百姓在地上的需要。第二，信仰上的恩典：“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圣殿最核心的不是建筑物，而是救恩被传讲，百姓从罪中得释放之后的欢呼。第三，争战中的得胜：“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发光”——大卫的角是得胜的记号，神为受膏者预备的明灯是持续的光明与盼望。

这三重的应许不是靠以色列人自己来维持。如果靠人，他们早就失败了。《列王纪》告诉我们，大卫的子孙一个一个偏离正路；从罗波安开始，王国就走向分裂与败坏。结果是什么？圣殿被毁，百姓被掳。神的应许落了空吗？没有。那个有条件的部分——“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在人身上的确是失败了。但这个约里还有一个无条件的部分：“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他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这是指着一个人说的，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祂来了，守了全律法，承当了咒诅，复活升天，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远。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一同承受这应许的福分。

五、圣殿、教会与基督——同在的记号从旧约到新约

132 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现在有安息之所吗？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的确据吗？

大卫为神寻得居所，所罗门建成圣殿，这一切不过是指向更美的实体。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约 2:19）祂是以自己的身体为殿。基督自己就是那真正的约柜——有神人二性，是神与人相会的惟一地方。祂也是那真祭司，披上公义，为我们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祂还是那真受膏者，头上戴着永不衰残的冠冕。

今天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就是神的殿。教会就是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来 12:22）。但我们要清楚，我们之所以是“神所愿意的居所”，不是因为我們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因为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凡以心灵和诚实在这殿中敬拜的人，都可以在那里找到粮食——神自己的话语；可以遇见那位大祭司——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可以大声欢呼——因为我们的名字被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

大卫所受的苦难没有落空。他祷告、流泪、争战、预备了那么多材料，到头来他不能亲手建殿；他只留下了心愿和预备，然后睡了。但神借着他的儿子所罗门把殿建了起来。再到后来，殿被毁了，又重建，最终被彻底拆毁。但大卫真正的后裔——耶稣基督——所建的殿，是人所不能拆毁的。祂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永远的救恩，第三天复活，建立了那不能震动的国（来 12:28）。我们今天在这殿中所享受的一切，都是源自那一粒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籽粒的麦子。

所以，当你今天来到教会、听见福音、向神举手祷告的时候，你就是在诗篇 132 篇的祝福之中。你是有粮食可以充饥的，有救恩可以披戴的，有明灯为你照亮的。你的仇敌终必披上羞耻，而你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因为祂应许了，祂也必成就。阿们。

默想：

- 我看见神的家——教会——有荒凉之处时，我的反应是论断、远离，还是像大卫一样心里焦急、甚至不能安睡？

- 我服侍神是凭自己的热心和方法，还是按着神所定规的法则？我的热心是否愿意受真理的规范和约束？

- 我每次来到神面前的祷告，是凭自己的功劳和表现，还是“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因耶稣基督的代赎和代求？

133 篇 弟兄和睦同居

金句：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诗篇 133:1）

从 132 篇圣殿中的应许和火热出来，133 篇把我们带到了一幅安静而华美的画面跟前。没有更多的争战，没有深处的呼求，没有流泪撒种，只有一个惊叹——看哪，一群人竟然能在神面前和睦同居。上行之路从 120 篇的孤身起行，走到这里，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了。

这一首诗篇让我们看到，真正在神的殿里，被神的恩典浇灌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景象——弟兄和睦同居。这是又善又美的事。人在信仰上因得到神的恩典而改变，罪性被对付之后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和睦同居。彼此之间没有因罪带来的伤害和隔绝，实现了真正的合一。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象出现在教会时，这就意味着神所赐的在基督里的生命，流到了我们的生命里，并流露出来。

一、何等善，何等美——从深处走出来的和睦

诗篇 133 篇是大卫的上行之诗，标题是“弟兄相爱颂”。全诗只有三节，却是整组上行之诗的顶峰之一。诗人开口便发出赞叹：“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133:1）

这句话看似简单，但若放在上行之诗的脉络里，就很不简单。我们刚刚经过 130 篇深处求告的眼泪，131 篇断过奶的平静，132 篇圣殿中的献殿之愿——现在，到了 133 篇，诗人仿佛站在圣殿门口，回头一看，看见了那些同他一起走上来的。这些人不是没有缺陷，不是没有因软弱而彼此磨擦，不是没有得罪过他，但如今，他们一同站在神的居所面前，竟然能和睦同居。诗人不由惊叹：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何等的善”说的是本质——这和睦不是人世间的利益联盟，而是有属天根源的真实合一。“何等的美”说的是形态——它赏心悦目，令人感佩，是神所喜悦的。在以色列历史上，这样的画面并不多见。弟兄之间更多是相争：该隐杀亚伯，以实玛利戏笑以撒，以扫恨雅各，约瑟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大卫的儿子们互相倾轧。人的罪使人不能和睦同居；而当诗人看见一群蒙恩的罪人竟能在圣殿中同心敬拜，他知道这不是人能做到的，这是神的恩典。

教会历史上也是如此。凡有人的地方就必然有分歧，有罪的地方就必然有冲突。哥林多教会分门结党，加拉太教会彼此相咬相吞。到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本来都是陌生人，各有脾性，各怀私心，却在基督里被召聚一同站立。如果不是福音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怎么可能同桌吃饭、同声唱诗、同心祷告？所以每当教会中出现真实的和睦，我们应当惊叹：看哪，这是耶和華所做的，何等善，何等美。

二、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和睦是从恩典浇灌下来的

诗人马上用一个独特的比喻来解释这和睦的源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133:2）

亚伦是大祭司，是神特别拣选在圣所中服侍的人。膏立大祭司的油是特别制作的圣膏油，代表圣灵的恩赐和分别为圣。这油是先浇在亚伦的头上，然后流下来——流到胡须，流到衣襟，覆盖他的全身，一直到衣襟的最下端。头是源头，身体是承接。油从头流到全身，每一个部位都被这膏油浸润了。

这说明弟兄和睦同居不是人努力维持出来的，而是从“头”流下来的。谁是我们的大祭司？是耶稣基督。祂是教会全体的元首，是那真正的大祭司，已经进入幔内，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来 1:3）。圣灵的膏油从祂流下来，流到整个身体，就是教会。当这油浇下来的时候，肢体与肢体之间就被同一个灵所感，同有一样的心思意念，就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我们要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人凭着自己的努力，不可能产生真正属灵的和睦。因为我们天然的生命是分裂的、自我保护的、排斥别人的。只有从上头来的恩膏——就是圣灵的更新和浇灌——才能将我们里面那堵隔断的墙拆毁。《以弗所书》说，基督使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弗 2:14）。这墙不单指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律法规条的障碍，也指一切人与人之间因罪而起的隔阂。

一个有圣灵恩膏的人，是愿意舍己的人。一个被恩典充满的人，是不再计算别人的恶的人。你不可能一边在基督赦罪的恩典里，一边对弟兄耿耿于怀。什么时候你发现自己心里充满苦毒、不肯饶恕、不愿合一，什么时候你就要省察：是不是我已经离开了那恩典的源头？是不是我里面的油干了，需要重新回到大祭司面前，重新被膏抹？

一个能服侍神、服侍人的人首先得自己被神的恩典完全浇灌透了。否则他没

有资格站在神面前，因为他自己就是个罪人，而且他也没有能力去服侍他所面对的百姓。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如此，要活在主的恩典之下，先自己得救，不要看环境和眼前的人，而是转向看我们的主，看从天上来浇灌我们的膏油和恩典。我们就得了医治，得了信心，得到恩典的充满，然后带着信心和盼望看眼下的情况，祈祷传道，将这贵重的油也浇灌到神的百姓的身上，才能服侍人。

三、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和睦是在干旱中蒙保守的神迹

第三个比喻同样丰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133:3）

黑门山在以色列最北端，是高峰，终年积雪，水源充沛，露水极多。锡安山则远在南方，是干旱之地。在每年朝圣的季节往往是旱季，朝圣者们渴慕水的滋润。而从黑门飘来的甘露竟然能临到锡安山，这本身就是地理和气象上的一个奇迹。黑门的甘露为什么能降在锡安？不是靠地上的河道，而是借着风吹过来。这不是人能做的事，是神自己的作为。

这正是弟兄和睦同居的第二个秘诀：这和睦不是天然环境使然，而是神超乎自然的保守。人与人之间天然的关系是凶险的、干涸的；我们的本性如同旱季的锡安山。如果靠我们自己，彼此之间只会越磨越伤，越相处越干。但是神使黑门的甘露——就是祂自己的恩典之灵——借着祂的话语和圣礼，降到这干旱之地。甘露降下，地就滋润，关系就恢复，彼此之间就能生出柔和与宽容。

而且露水是清晨出现，转瞬即逝的。这让我们体会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分，就好像在干旱之处体会到黑门甘露一样珍贵。我们被圣灵感动，被神的话光照，不是随时有的。这就是神让我们在能在天国里喝生命水之前，让我们在地上先预尝一下。

甘露不像暴雨那样轰轰烈烈，而是悄悄地、细腻地降下。弟兄和睦同居的善和美，往往不是一次大复兴就万事大吉的，而是每天一点一滴，借着彼此认罪、互相担待、常常饶恕，逐渐地、安静地积累起来的。什么时候双方都承接甘露，什么时候和睦就仍在；什么时候有一方转去寻求世界的滋润，枯干就立刻临到。

四、在那里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永远的生命

诗篇最后一句是全诗的冠冕：“因为在那里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133:3）

“那里”在哪里？就是弟兄和睦同居的地方，就是圣膏油浇灌的地方，就是甘露降下的地方——也就是在圣殿中，在神与祂百姓同在的所在。“耶和華所命定的福”不是人挣来的，是神定意要赐下的。这福不是健康、财富、地上的亨通——虽然神在约中也顾念这些——而是“永远的生命”。

这节经文直接把我们的目光从地上的耶路撒冷提升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在主耶稣基督里，神已经命定了一个永远的生命给我们。这生命，是在我们重生的时候就种在我们里面的；这生命，是因着圣灵的內住而可以在地上浅尝的；这生命，最终要在新天新地里完全实现，那时我们要与三一真神永远同住，也要与众圣徒永永远远和睦同居，再也没有罪的阻隔。

地上教会的和睦，就是那永远生命的预尝。当你今天在教会中，与弟兄姐妹真诚地彼此接纳、彼此服侍、彼此饶恕的时候，你所尝到的不仅是人情味，你是真实地尝到了天国的滋味。反过来，一个不肯与人和睦的基督徒，不是说他将来会失去永生，而是他自己放弃了在地上预尝这天恩的机会。他活在干旱中，受苦的不仅是别人，更是他自己。

五、在基督里，和睦是恩典的记号

弟兄和睦同居是教会的记号，也是福音大能的明证。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 13:35）不是因着神迹奇事，不是因着大教堂，不是因着完美的崇拜仪式，而是因着彼此相爱。这爱不是肉体里的喜欢——我喜欢你，就跟你在一起；不喜欢你，就躲开——而是因着在基督里同受膏抹、同蒙甘露而生的属灵情谊。

你今天如果发现自己和某位弟兄姐妹之间无法和睦，要在神面前好好省察。是不是你在靠自己维持？是不是你里面的油枯干了？是不是你需要回到大祭司面前，让祂的恩膏重新覆盖你？和睦不是靠谈判谈出来的，不是靠回避避出来的，和睦是从恩典中流出来的。

当你经历了 130 篇从深处求告的那种赦免之恩，到了 131 篇就能如断过奶的孩子般平静安稳，然后到了 132 篇就切切盼望神在殿中与我们同住的应许，最后到了 133 篇，你就能真实地尝到弟兄和睦同居的美善。上行之路，引向锡安；锡安的顶峰，就是永远的生命。而这永远生命的预兆，就是此间教会的和睦与相爱。愿我们都能够经历这诗篇里的福分。阿们。

默想：

- 我目前与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有没有无法和睦的地方？这堵墙是因何而起的？我是否愿意承认，靠自己我跨不过去？

- 我里面的“油”是枯干的还是满溢的？我有多久没有回到大祭司基督面前，让圣灵的恩膏重新浇灌我了？

- 我是否在教会的和睦中，真实地尝到了“永远的生命”的滋味？还是我的信仰生活只有事工和忙碌，却没有在爱中相交的甘甜？

134 夜间站在殿中的称颂

金句：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诗篇 134:3）

这是上行之诗的最后一首。从 120 篇走到这里，经过了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中的急难求告，经过了向山举目从造天地的主得帮助，经过了对耶路撒冷平安的欢喜盼望，经过了被藐视到极处的举目仰望，经过了网罗破裂的逃脱，经过了耶和华围绕祂百姓的安稳，经过了流泪撒种的盼望，经过了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就枉然劳力的醒悟，经过了敬畏耶和华的福分图景，经过了屡次苦害却没有被胜过的宣告，经过了深处求告和赦免之恩的安慰，经过了断过奶孩子般的平静安稳，经过了神在锡安安息的应许，经过了弟兄和睦同居的善与美——现在，诗人到达了终点。

一、终点站的交互之歌

诗篇 134 篇极其简短，却意蕴深厚。它不是一个人的独唱，而是一首对唱。第一节和第二节，是离开圣殿的朝圣者，回过头来对圣殿中值夜的仆人所说的话：“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第三节则是殿中的仆人回应的话：“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那些从远方长途跋涉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朝圣者，在圣殿中敬拜了一天，傍晚时分将要离去。他们恋恋不舍地走出圣殿的门，回过头，看见那些穿白衣的祭司和利未人，已经准备好在夜幕降临时继续在殿中侍奉。这些人要通宵守望，要看守圣火，要献晚祭。朝圣者们在离去之前，从心里发出对他们的称颂和尊敬——因为他们是“耶和华的仆人”，是“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人。

我们走了一路，现在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一群神的仆人，在殿中值夜守望。信仰的人在到达圣殿，体会过神的恩典，体会过弟兄姐妹的和睦同居何等美善，也体会到在这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生之后，开始意识到信仰的事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些在圣殿里服侍神，也代表神来服侍信徒的人，他们的工作是极其重要的。

二、夜间的事奉——在黑暗世代中举手的仆人

“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这句话本身就值得深思。为什么是夜间？因为黑夜是最需要守望的时候。白天，圣殿有朝圣者往来，有献祭的火，有诗班的歌声，一切看起来都很荣耀。但到了夜间，圣殿安静下来，只剩下这些仆人在那里。他们不是在人前服侍，是在神面前服侍；不是在有掌声的地方工作，是在无人看见的地方默默尽忠。

服侍主的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夜间”。不是天天都有节期的热闹，不是时时的服侍都有人看见和称赞。很多传道人、牧者、服侍的同工，就像这些夜间站在殿中的仆人一样，在人数稀少的时候仍然守着圣火，在黑暗遮眼的时候仍然向圣所举手。他们所做的工作，外人不一定知道，朝圣者来了又走，不一定留意到。但他们的存在，是神在黑夜中仍然被称颂的保证。今天信仰的人看到我们生命中的所有难题和重担只能靠神的恩典解决，那么具体是在神的教会里解决的。所以在教会里服侍神的人、举手祷告的人、传讲福音的人，他们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才能对服侍的人说，“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華。”信徒从被关心、被服侍，到能够去关心和服侍那些服侍过他们的人，这是生命成长的记号。

“向圣所举手”——举手在旧约中表示祷告和祝谢。他们向圣所举手，不是向着人，是向着神。因为他们不是服侍自己，也不是服侍圣殿的建筑，他们是服侍那位住在圣所中的主。夜间举手的人，是教会在暗夜中真正的守望者。

朝圣者看见了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当称颂耶和華。”这句话既是勉励，也是请求。勉励是说：你们所做的，正是最要紧的事，要接着做下去。请求是说：你们替我们向神感恩，替我们向神举手，因为我们要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去，不能在殿中过夜。你们代替我们，在殿中继续称颂。

这一点对每一位信徒都有属灵的功课。我们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属灵的高峰经验中，节期总会结束，我们总要回到日常生活里去。那些服侍神的仆人——特别是牧师、传道人和各样在教会中专职守望的人——他们就是在我们回去以后，继续留在殿里举手的人。你有没有在离开聚会的时候，回过头来看他们一眼？有没有在心里说：他们是耶和華的仆人，夜间在耶和華的殿中——愿他们称颂耶和華。

三、称颂与举手——从恩典里发出的回应

第二句说“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華”。举手称颂，不是随随便便的事。一个人如果自己站都站不稳，他的手是举不起来的。你心里若没有从神来的

平安和经历，你能称颂什么呢？

所以 134 篇虽然简短，背后却包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一个能在夜间称颂神的人，必定是先蒙了神的恩典，先经历了神的赦免，先被圣灵的膏油浇灌过，才能在夜间也不住地称颂。这不是装出来的，不是职业化的表演，而是生命溢出来的自然反应。一个人若真在深处求告过神，又从深处被神拉了上来，他就不在乎是在白天还是黑夜，他只知道神是配得称颂的。一个真蒙赦免的人，会像诗篇 103 篇那样从心底里说：“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祂的圣名。”（103:1）

今天我们也要问自己：我们称颂神吗？有些基督徒可能信主很多年了，但你几乎听不到他从心里发出称颂神的话。他总在求，总在说自己的难处，总在分析环境的艰难，但他很少停下来，单纯地、没有功利目的地称颂神。这不是他不需要称颂，是他的生命里还没有积存够多的恩典记忆。他没有回想清楚自己走过的路，没有看见耶和华曾经怎样地保守了他。如果他能像诗人一样从 120 篇一路走过来，他就必定能称颂。

所以 134 篇把称颂和举手摆在终点，这不是偶然的。一个人蒙恩到了足够的程度，他的反应必然是称颂。不是在境遇绝对平顺才称颂，而是在夜间也能举手的称颂。

四、反过来祝福的人——仆人的回应

第三节是殿中仆人的回应：“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

朝圣者在离开的时候，把自己的心意表达给了殿中的仆人；而仆人们在接受这份关心之后，反过来为朝圣者祝福。这里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彼此服侍的画面：百姓关心仆人的事奉，仆人祝福百姓的生活。这就是教会该有的样子。

请注意这祝福的内容。“造天地的耶和华”——不是只掌管以色列一地的神，是造天地的主。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祂居住，何况人造的殿呢？但这位造天地的耶和华，却甘心选择“从锡安赐福给你们”。祂的福分是通过锡安——就是祂所拣选的居所、祂设立圣殿的地方——流淌出来的。换句话说，神赐福的途径不是零零散散随意降下，而是集中在祂所设立的地方。从旧约来看是从圣殿，从新约来看就是从圣道和圣礼，从教会传讲的纯正福音。

仆人给百姓的祝福不是“愿你发财”、“愿你身体安康”——这些不是不好，但不是最核心的——而是“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愿你从神

的道中得益，愿你在与神同在中蒙恩，愿那从宝座流出来的生命水滋润你的全人。

服侍神的人，永远不能给人他自己没有的东西。他不是祝福的源头，他只是祝福的管道。他没有本事赐平安，也没有能力改变人的处境，但他能够凭信心宣告：创造天地的主，祂要从锡安赐福给你。你有难处吗？主知道。你有缺乏吗？主看见。你正回到属世的戈壁上去吗？主必不撇下你。这就是仆人的祝福。这样的祝福，不是一句客套话，它是把领受这祝福的人，重新交托在那位造天地的主手中。

五、上行之路的最后一步：归回日常，带下锡安的平安

诗篇 134 篇是整个上行之诗的末了。从 120 篇的“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到 134 篇的“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我们走完了全路程。诗人没有停留在圣殿里不回去。节期结束了，他要下山，要回到米设和基达，回到那充满说谎嘴唇和诡诈舌头的地方去。但不同的是，他来的时候是一个人求告，走的时候是带着祭司的祝福回去的。他来的时候带着深处的重担，走的时候已经听见了锡安的平安。

这就是每个主日聚会的意义。我们一周在世界上奔波劳碌，受欺压，被自己的罪和别人的罪折磨。到了主日，我们和弟兄姐妹一同上行，到圣殿来朝见神。我们在诗歌中认罪，在讲道中听见赦免之恩，在圣礼中得着坚固，在众圣徒的相通中重新得力。然后聚会结束，我们要回去。回去的时候，牧师举手为你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祂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民 6:24-26）这不是一个空套话，这是祭司性的侍奉，是把你重新交托在那位造天地的主手中。

你听见这祝福，就心里有底了。你所领受的不是人的话，是神从锡安所命定的福。这个福要随着你，进入你周一的职场，进入你家庭的难处，进入你灵魂深处那尚未完全平静的角落。你要靠着这个福，活在世上却不属于这世界；你要靠着这个福，在夜间也能举手说：耶和华啊，你是造天地的主，我称颂你。

上行之诗从 120 篇开始，是一个人在急难中，从深处向神发声，看不见路只能看见山。到了 134 篇，这个人已经从深处被拉上来，从网罗中逃脱，从罪孽中得赦，从狂傲中变作断过奶的孩子，从咒诅下转到神起誓的应许里，最终在圣殿中被祝福、被差遣。他不再是一个人孤苦伶仃地求告，他已经看见夜间在殿中举手的仆人，也听见了那从锡安发出的平安之言。所以他的上行之旅没有白走。他的脚站过耶路撒冷的门内，他的心在深处被神遇见过，现在他可以安然回去了。他知道，无论他走到哪里，那位不打盹也不睡觉的耶和华，都与他同在。

愿这同行的福分，也归于每一位走过这十五篇上行之诗的同行者。阿们。

默想：

- 我是一个只在节期的热闹中敬拜的朝圣者，还是一个在漫长的黑夜里仍然站在殿中举手的仆人？
- 我离开聚会，回到日常生活的时候，是否带着从锡安而来的祝福？这祝福有没有在我的周一、在我的家庭和职场中发挥作用？
- 我有没有在心里为那些“夜间在殿中”的守望者——那些在教会中默默服侍、无人看见的传道人和同工——献上过称颂和祷告？

结语

回想写这十五篇讲章的过程，其实我自己也在重走一遍上行之路。120 篇的急难，121 篇的大山，123 篇的藐视，124 篇的网罗，130 篇的深处——这些不单是诗人的经历，也是我的经历。我讲的时候，面前坐着的弟兄姐妹，各人有各人的难处。有人正被谎言压着，有人正对着山发愁，有人落在网罗里越挣扎越紧，有人被罪压得抬不起头。我写这本书，就是想对他们、也对自己说一句话：这条路是走得通的。不是因为我们会走，是因为有主在前面领着。

整本上行之诗的转折在 130 篇——“在你有赦免之恩”。没有这句话，120 篇的求告没有回音，124 篇的逃脱只是侥幸，127 篇的劳碌尽是虚空。有了这句话，131 篇才能像断过奶的孩子那样安静，133 篇才能看见弟兄和睦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134 篇才能在黑夜中举手称颂。一颗被赦免过的心，才会真的安静下来；一个被赦免过的人，才会真的爱神的家、爱神的百姓。

然后呢？然后下山。节期结束了，敬拜结束了，朝圣者要回到米设和基达去，回到那些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中间去。但和他们来时不一样的是，走的时候，他们带着祭司的祝福：“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这就是我们每个主日的经历——来的时候带着重担，走的时候带着平安。天路客不是逃离世界的人，是被差遣回世界的人。

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每一位读完这本书、走过这十五篇诗的同行者。阿们。